性理大全書

卷二之四

性理大全書卷之二

通書一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頤字茂叔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散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

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爲用意高遠而已熹自蚤歲即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遊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于今歲月幾何倏焉三紀既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爲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朱熹謹記

誠上第一

誠者聖人之本

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人皆有之而聖人之所以聖者無他焉以其獨能全此而已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即所謂太極也

朱子曰。誠。是實理自然。不假脩爲者也。○誠。是自然底實。○此言本領之本。聖人所以聖者。誠而已。○勉齋黃氏曰。誠即是實。如一無一毫空缺處。○北溪陳氏曰。誠字義始明。至朱子到程子方云無妄之謂誠。字義始明。至朱子又增兩字曰眞實無妄之謂誠。尤見分曉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此上二句。引易以明之。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爲健。乃天德之別名也。元始也。資取也。言乾道之元。萬物所取以爲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於人之本。如水之有源。即圖之陽動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此上二句。亦易文。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言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而各爲一物之主矣。即圖之陰靜也

朱子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繼之者善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乃成之者性也。這段是說天地生成萬物之意。却不是說人性上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此統言一箇流行本源。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之流行出來。各自有箇安頓處。如爲人也是這箇仁。爲物也是這箇誠。故曰誠斯立焉。譬如水。其出只是一源。及其流出來千派萬別。也只是這箇水。○問朱先生謂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即所謂太極乎。曰。誠之源也。即圖之陽動。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即圖之陰靜。如何勉齋黃氏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上一下。一東一西。此以流行言陰陽。其以流行而言者。一晝一夜。一春一夏。此以對待言陰陽。其以對待而言者。一晝一夜。一春一夏。此以流行言也。有以對待而言者。一晝一夜。一春一夏。此以對待言也。有以流行而言者。一晝一夜。一春一夏。此以流行言也。太極圖之言陰陽動。曰誠之立。又曰圖之陰靜。誠理也。陰陽氣也。理與氣未嘗相離。故言誠而又言陰陽也。○問誠之源也是說誠之用。誠斯立焉是

說誠之體。却先言用而後言體。何也。曰。體用不可分先後。自不相妨。如一語一默。一晝一夜。春夏了方秋冬。不成說秋冬了方說春夏。今看箇物。把陰做頭也不得○他這話是看得易精貫後。故說出許多道理

純粹至善者也

純。不雜也。粹。無疵也。此言天之所賦。物之所受。皆實理之本然。無不善之雜也

問純粹至善者也。與繼之者善同否。朱子曰。此是繳上二句。却與繼之者善不同○如說純粹至善。却是統言道理。通繳上文○問純粹至善者也。至善二字。與大學中至善同否。曰。純粹至善。猶曰純粹而至善云耳。至善與大學理同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此亦易文。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謂也。繼之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所成之謂也。善。則理之方行而未有所立之名也。陽之屬也。誠之源也。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已立者也。陰之屬也。誠之立也

問誠上篇舉一陰一陽之謂道三句。是證上文否。朱子曰。固是。一陰一陽之謂道一句。通證誠之源誠斯立焉二節。繼之者善。又證誠之源一節。成之者性。又證誠斯立焉一節○一陰一陽之謂道。太極也。繼之者善。生生不已之意。屬陽。成之者性。各正性命之意。屬陰。此書第一章可見○問此篇舉易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三句。曰。繼成二字。皆接那氣底意思說。善性二字。皆只說理。但繼之者善。万是天理流行處。成之者性。便是已成形有分段了○問繼之者善屬陽。成之者性屬陰。曰。方造化周流。未著形質。便是屬陽。才麗形質爲人物。爲金木水火土。轉動不得。便是屬陰。若是陽時。自有多少流行變

動在。及至成物。一成而不返○道具於陰而行於陽。繼言其發也。蓋謂化育之功。陽之事也。成言其具也。性謂物之所受。言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也。陰之事也。○問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曰。以一日言之。則晝陽而夜陰。以一月言之。則望前爲陽。望後爲陰。以一歲言之。則春夏爲陽。秋冬爲陰。自古至今。恁地衮將去。只是這箇陰陽。是孰使之然也。乃道也。從此句下又分兩脚。此氣之動。爲人爲物。所以謂之者善。此則屬陽。氣質既定。爲人爲物。所以謂繼之者善。此則屬陰。○問繼之者性。此則屬陰。○何之分繼善成性爲四截。曰。繼成屬氣。善性屬理。性已兼理氣。善則專屬理。○理受於太極。氣受於陰陽。五行○問繼善成性。解云陽之分。未說陰陽。又問繼之者善。是未有成立時。於圖上見得否。曰。這裏本無持節。黃氏曰。此言陰之分陽之屬。陰之屬。如何。勉齋只是要畫與人看。便須如此。其實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那裏有箇時節。如一日之間。晝是陽。夜是陰。如子時前四刻是繼善。後四刻是成性。如陽前陰後。少間做又時前陽在後。這箇變化無窮。所以伊川云天地之間。只有箇感與應。更有甚事。且如自家亦恁地而今見箇事。自家起念去做時。這是繼之者善。少間做十分結裹得他了。這是成之者性。人便即是天。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體物。是爲物之骨子。一箇物裏。都有一箇仁。天之所以成萬物。仁之所以成萬事。無一箇事裏無一箇繼善成性。朱先生以善者理之屬。成則物之已成爲陰之屬。不知所謂。曰。但以四序觀之則可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春夏之謂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秋冬之謂也。坤陽之屬秋冬。物之已成。故爲陰之屬。○北溪陳氏曰。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夫子易繫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一陰一陽之理。爲善者理之屬。繼此者爲善。乃是就其間止是統說箇太極之本體。所以善者理之方行爲陽之屬。說造化流行。生育賦予。更無別物。只是箇善而已。此是太極之動而陽時。所謂善者。以實理言。即道之方行者也。至成此者爲性。是說一物受得此善底道理。去各成箇性耳。是太極之靜而陰時。此性字與善字相對。是即所謂善而理之性。已定者也。繼成字與陰陽字相應。是指理而言。善性之字與道字相應。是指理而陽

言。此夫子所謂善。是就一物未生之前造化原頭處說。善乃重字。爲實物。若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者性處說。是生以後事。善乃輕字。言此性之純粹至善耳。其實由造化原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此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於夫子所謂善。而非有二本也。易二言。周子此書及程子說已明備矣

詳見太極圖解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也。通者。方出而賦於物。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於己。性之成也。此於圖已爲五行之性矣

問元亨誠之通。便是陽動。利貞誠之復。便是陰靜。注却云此已是五行之性。如何。朱子曰。五行便是陰陽。但此處已分作四。○繼之者善。造化流行。萬物方資以始而未實也。成之者性。物生已實。造化與物各藏其用而無所爲也。在人則感物而動者通也。寂然不動者復也。以此推之。圖象隱然不言而喻矣。四德則陰陽各二。而誠無不貫。安得不謂五行之性乎。○陽動是元亨。陰靜是利貞。但五行在陰陽之下。人物在五行之下。如何說繼善成性。曰。陰陽流於五行之中而出。五行無非陰陽。○誠之通。是造化流行未有成立之初。所謂繼之者善。誠之復。是萬物已得此理而皆有所歸藏之時。所謂成之者性。○問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元亨是春夏。利貞是秋冬。生氣既散。何以謂之收斂。曰。其氣既散。收斂者乃其理耳。曰。冬間地下氣暖。便也是氣收斂在內。曰。上面氣自散了。下面暖底乃自是生來。却不是已散之氣復爲生氣也。○繼之者善也。元亨是氣之方行而未著於物也。是上一截事。成之者性也。利貞是氣之能成一物也。是下一截事。○元亨利貞。理也。有這四段。氣也。有這四段。理便在氣中。兩箇不曾相離。若是說時。則有那未涉於氣底四德。要就於氣上看也。得。所以伊川說元者物之始。亨者物之長。利者物之實。貞者物之成。這雖是就氣上說。然理便在其中。伊川這說話改不得。謂有是氣。則理便具。所以伊川只恁地說。便可見得

物裏面便有這理。惻隱須有惻隱底根子。羞惡須有羞惡底根子。這便是仁義禮智。便是元亨利貞。孟子所以只得恁地說。更無說處。仁義禮智。一理渾然。非有先後。元之時。有亨之時。○乾元者始而亨也。利貞者。是收斂凝聚。方見性情。所以周子言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元亨利貞。是昨日亥時。物有夏秋冬生底。是到這裏方感得生氣。他自有箇小小元亨利貞。氣無始無終。且從元處說起。元之前又是貞了。○元字便是生物之仁。到得亨便是彰著。利便是結聚。貞便是收斂。既收斂無形迹。又須復生。至如半夜子時。此物雖存。猶未動在。到寅卯便生。午便著。申酉便結。亥子丑便實。及至寅又生也。那箇只一箇道理。蓋那裏雖千變萬化。千條萬緒。只是這一月之運。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時有一時之運。雖一月有四箇段子恁地運轉。但元只是始初。未息之微。亦有四箇道理之大綱目。須至於著。如所謂惻惻隱隱存於人心自恁惻惻地。未當時復將來子細研究。如濂溪此書。只是反覆說這一箇道理。千變萬化。千條萬緒。只是這即本體也。○問利貞誠之通。通即發用。利貞誠之復。復即藏。曰。復只是回來。這箇貞誠之復。如先生注下言復如伏一句。孔子只說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這箇物事流行到這裏。既立在這裏。則又從這裏做起。○濂溪與伊川說復字差不同。濂溪就歸處說。如云利貞誠之復。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皆是就歸處說。伊川却正就動處說。如元亨利貞。濂溪就利貞字頭說。復字。伊川就元字頭說。復字。二說只是所指地頭上不同。道理只一般。○南軒張氏謂梁世榮曰。看得此章如何。世榮答以此。又太極圖解之要旨也。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通復二字尤爲緊要。方其通也是這箇。及其復也是這箇。今之人。其動也未嘗通。其靜也未嘗復。某只說得如此。公自去推。○北溪陳氏曰。若就造化上論。則天命之大目只是元亨利貞。此就理上論也。得就氣上論也。得就氣上論。則物之初生處爲元。於時爲春。物之發達處爲亨。於時爲夏。物之成遂處爲貞。於時爲冬。貞者正而固也。自其生意之已定而言。故謂

之正。自其斂藏者而言。故謂之固。就理上論則元者生理之始。亨者生理之通。利者生理之遂。貞者生理之固。○性之大目。只是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得天命之元。在我謂之仁。得天命之亨。在我謂之禮。得天命之利。在我謂之義。得天命之貞。在我謂之智。故文公云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臨川吳氏曰。元亨誠之通者。春生夏長之時。陽之動也。於此而見太極之體焉。利貞誠之復者。秋收冬藏之時。陰之靜也。於此而見太極之體焉。此造化之體用動靜不測者實理之用。此則就人身上言。與造化之運。動極而靜。靜極而動。動靜互根。歲歲有常。萬古不易。其動靜各有定時。至若人心之或與物接。或不與物接。或少。或多而動少。非如天地之動靜有常度也。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猶是也

朱子曰。易字有二義。有變易。有交易。問交易變易之義如何。曰。交易。是陽交於陰。陰交於陽。是卦圖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云云是也。變易。是陽變陰。陰變陽。老陽變爲少陰。老陰變爲少陽。如晝夜寒暑屈伸往來。是也。○易有兩義。一是變易。便是流行底。一是交易。便是對待底。○問正義云易者變化之總號。代換之殊稱。乃陰陽二氣生生不息之理。此數句亦說得好。曰。天地之間。別有甚事。只是陰與陽兩箇字。看是甚麽物事。都離不得。只就身上體看。纔開眼。不是陰。便是陽。不是仁。便是義。不是剛。便是柔。自家要做向前。便是陽。纔收退便是陰。纔動便是陽。纔靜便是陰。未消別看。只一動一靜。便是陰陽。伏羲只因此畫卦示人。○說卦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言聖人作易窮天下之理。盡人物之性。而合於天道。所以說性命之資始。誠之源。○誠者聖人之本。言太極。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言陰陽五行。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言氣化純粹至善者。通繳上文。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解誠者聖人之本。繼之者善也。解大哉乾

元以下。成之者性也。解乾道變化以下。元亨誠之通。言流行處。利貞誠之復。言學者用力處。大哉易也。性命之源。又通繳上文○勉齋黃氏曰。故曰以下三句。是引易來說。結上三節。向後乃贊易之語。又曰。而今讀書須以身體之。不可徒泥紙上語。如此篇說誠只是實誠者聖人之本。是言聖人之所以爲聖。以其全是實理而已。下文又不說聖人。只說箇實理。大哉乾元以下。只把春夏秋冬來看。春夏之時。萬物都有生意。蕃育長茂。這是那實理流出之源。秋冬之間。萬物成實。箇箇物裏面都是這實理。各正性命。是一箇物正一箇性。命去。如柑成柑。橘成橘。箇箇都實。元亨誠之通。是春夏生長意思。利貞誠之復。是秋冬成實意思。

誠下第二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便是陽。陽便是陰。陰陽流行。道便在其中。不成別有箇道。繼之者善。則是那誠之復。已有成立。方喚做性。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易便是一陰一陽。命則是繼之者。性則是成之者。看來繼善成性。只是箇頭尾。

聖。誠而已矣

聖人之所以聖。不過全此實理而已。即所謂太極者也

朱子曰。天無不實。寒便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使他恁地。聖人仁便眞箇是仁。義便眞箇是義。無不實處。○誠之爲言實也。然經傳用之。各有所指。周子所謂誠者聖人之本。蓋指實理而言之也。所謂聖誠而已矣。即中庸所謂惟天下至誠者。指人之實有此理而言也。○聖人氣質清純。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之不義。○西山眞氏曰。天之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冬而晝。晝而夜。夜而晝。循環運轉。一息不停。以其誠也。聖人之自壯至老。自始而終。無一息之懈。亦以其誠也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悌忠順之屬。萬

物之象也。實理全。則五常不虧而百行脩矣

問誠是五常之本。朱子曰。誠是通體地盤。○問誠五常之本。此實理於其中又分此五者之用。曰。然

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方靜而陰。誠固未嘗無也。以其未形而謂之無耳。及動而陽。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靜無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明與達者可見也

問心本是箇動物。不審未發之前。全是寂然而靜。還是靜中有動意。朱子曰。不是靜中有動意。周子謂靜無而動有。不是無以其未形而謂之無。非因動而後有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方其靜時。動之理只在。伊川謂當中時。耳無聞。目無見。但見聞之理在。始得。及動時又只是這靜底耳。○某近看中庸鬼神一章。切謂此章正是發明顯微無間只是一理。處。且如鬼神有甚形迹。然人却自然有畏敬之心。以承祭祀。便如

真有一物在上下左右。此理亦有甚形迹。然人却自然有秉彝之性。才存主著。這裏便自見得。許多道理參前倚衡。雖欲頃刻離而遁之而不可得。只為至誠貫徹。實有是理。無端無方。無二無雜。方其寂感。無所不通。濂溪翁所謂靜無而動有。不動及其既感。無所不通。亦可以見之。○人自有生。即有至正而明達者於此不瞬。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皆然也。然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豈以日用流行者為已發。而指夫暫與休息不與事接為未發時耶。嘗試求之。泯然無覺之中。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為已發而非寂然不動之謂。於是退而驗之日用之間。凡感之而通。觸之而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常起常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周子論至誠。則曰靜無而動有。以驗大本之無所不在矣。亦足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

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者也靜而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

朱子曰誠苟不存則非正而邪非明而暗非達而塞學聖希天惟在存誠誠存則五常百行皆自然無一不備也○理一也以其實有故謂之誠以其體言則非之實故曰五常百行有仁義禮智之實以其用言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蓋無其實矣又安得有是名乎

故誠則無事矣

誠則衆理自然無一不備未待思勉而從容中道矣

北溪陳氏曰聖人純是天理合下無欠缺處渾然無變動徹內外本末皆是實無一毫之妄不待思而自得此生知也不待勉而自中此安行也且如人行路須是照管方行出路中間行路自然在路中間行從容無不中道此天道也所謂

至易而行難

實理自然故易人僞奪之故難

果而確無難焉

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故難奪之矣

朱子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孔子所謂克正最難也周子亦曰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蓋輕故易重故難知其易故行之必果能確則又何難之有○問果而確果者陽決確者陰守曰此是一事而首尾相應果而不確即無所守確而不果則無所決二者不可偏廢猶陰陽不可相無也又因論良心與私欲交戰須立定脚根戰退他因舉濂溪說果而確無難焉須是果敢勝得私欲方確然守得這道理不遷變

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克去己私復由天理天下之至難也然其機可一日而決其效至於天下歸仁果確之無難如此

朱子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是天下之人皆與其爲仁也○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己私也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上章言聖人之誠即太極之在人者○上章言太極陰陽五行下章言思誠者人之道也天道之誠下章言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幾德第三

誠無爲

實理自然何爲之有即太極也

幾善惡

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

問看此一段與太極圖相表裏朱子曰然周子一書都是說這道理○問誠無爲幾善惡如何曰誠是當然合有這道理所謂寂然不動者幾便是動了或向善或向惡○誠無爲誠實理也無爲猶寂然不動也實理該貫動靜而其本體則無爲也幾善惡幾者動之微動則有爲而善惡形矣誠無爲則善而已動而有善有爲則有善有惡○誠是實理無所作爲便是天命之謂性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幾者動之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誠無爲只是常存得這箇道理在這裏方始見得幾○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方始識得善惡若此心放而不存一向反覆顛錯了如何別認得善惡濂溪言誠無爲幾善惡纔誠便行

其所無事。而幾有善惡之分。於此之時。宜常窮察。識
得是非。其初乃毫忽之微。至其窮察之久。漸見充越
之大。天然有箇道理開裂在這裏。此幾微之決。善惡
之分也。若於此分明。則物格而知至。知至而意誠。意
誠而心正。身脩而家齊國治天下平。如激湍水自已
不得。如田單火牛自止不住。○問旣誠而無爲。則恐
未有惡。若學者之心。其幾安得無惡。曰。當其未感。五
行具備。豈有不善。及其應事。纔有照管不到處。這便
是惡。古之聖賢戰戰兢兢過了一生。正謂此也。顔子
有不善未嘗不知。亦是如此。○幾是動之微。是欲動
未動之間。便有善惡。須就這處理會。若至於發著之
甚。則亦不濟事矣。所以聖賢說戒愼乎其所不睹。恐
懼乎其所不聞。又說愼其獨。都是要就這處理會。蓋
幾微之際。大是要切○濂溪說得的當。數數拈出幾
字。要當如此。又曰。幾是要得且於日用處省察。善便
存放這裏。惡便去而不爲。便是自家切已處○天理
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子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
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極力說箇幾字。儘有
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
看破。便斡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功夫。精粗隱顯。

一時穿透。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
便是此事○問注云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
見。而人欲亦已萌。天理便是道心。人欲便是人心否。
曰。然○問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此明人心未發之
體。而指其未發之端。蓋欲學者致察於萌動之微。知
所決擇而去取之。以不失乎本心之體而已。或疑以
謂有類於胡子同體異用之云
者。遂妄以意揣量爲圖如後

善惡雖相對。當分賓主。天理人欲雖分派。必省宗孽。
自誠之動而之善。則如木之自本而榦。自榦而末。上
下相達。則道心之發見。天理之流行。此心之本主。而
誠之正宗也。其或旁榮側秀。若寄生疣贅者。此雖亦

誠之動而人心之固有。蓋客寓也。非誠之正宗。蓋庶孽也。苟辨之不早。擇之不精。則客或乘主。孽或代宗矣。學者能於萌動幾微之間。而察其所發之向背。凡其直出者爲天理。旁出者爲人欲。直出者爲善。旁出者爲惡。直出者固有。旁出者橫生。直出者有本。旁出者無源。直出者順。旁出者逆。直出者正。旁出者邪。而吾於直出者利導之。旁出者遏絕之。功力既至。則此心之發。自然出於一途。而程子所謂天命矣。於此可以見未發之前有善無惡。而程子所謂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又云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蓋謂此也。若以善惡爲東西相對。彼此角立。則天、理人欲同出一源。未發之前已具此兩端。所謂天命之謂性亦甚汙雜矣。此胡氏同體異用之意也。曰。此說得之。○或問誠無爲幾善惡。誠爲太極。幾之動爲陰陽。陽爲善。陰如何便是惡。潛室陳氏曰。陽大陰小。陽貴陰賤。陽明陰暗。陽清陰濁。有善惡之類焉。周子此言。是以人心說太極。才動。便善惡生焉。當其誠實無妄。此實理即爲太極。幾者動之微。蓋欲於其萌動而辨之。使之有善而無惡也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

問以誠配太極。以善惡配陰陽。以五常配五行。此固然。但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則五常必不可謂共出於善惡也。此似只是說得善之一脚。朱子曰。此書從頭是配合。但此處却不甚似。如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則確然是也。○幾善惡。便是心之所發處。有箇善有箇惡了。便只是善底。爲聖爲賢。只是這材料做。○問誠無爲至守曰信。曰。誠是實理。無所作爲。便是天命之謂性。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幾者動之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是也。德者。人之得於身而有此五者而已。仁義禮智信者。德之體。愛宜理通守者。德之用。理。謂有條理。通。謂通達。守。謂確實。此三句就人身而言。誠。性也。幾。情也。德兼情性而言也。○當寂然不動時。便是誠無爲。有感而動。即

有善惡。幾是動處。大凡人性不能不動。但要頓放得是。於其所動處頓放得是時。便是德愛曰仁宜曰義。頓放得不是時。便一切反是。人性豈有不動。但須於中分得天理人欲時方是○元來誠幾德。便是太極二五。此老些子活計盡在裏許。前後知他讀了幾過。都不曾見此意思。於此益知讀書之難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

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己。聖者大而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勉强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

復焉執焉之謂賢

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問性者獨得於天。如何言獨得。朱子曰。此言聖人合下清明完具。無所虧欠。此是人所獨得者。此對了復字說。復者。已失而反其初。便與聖人獨得處不同。安字對了執字說。執是執持。安是自然○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

朱子曰。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言其發也微妙而不可見。其充也周徧而不可窮。發字充字就人看。如性焉安焉復焉執焉。皆是人如此。微不可見。周不可窮。却是理如此。神只是聖之事。非聖外又有一箇神。別是箇地位也○神。即聖人之德妙而不可測者也。非聖人之上。復有所謂神人也。發。動也。微。幽也。言其不疾而速。一念方萌而至理已具。所以微而不可見也。充。廣也。周。徧也。言其不行而至。蓋隨其所寓而理無不到。所以周而不可窮也。此三句就人所到地位而言。即盡夫上三句之理。而所到有淺深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是就聖人性分上說。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是他人見其不可測耳。○勉齋黃氏曰。誠幾德。此一段文理粲然。只把體用二箇字來讀他便見。誠是體。幾是用。仁義禮智信是體。愛宜理通守是用。誠幾只是德。擘來做在誠爲仁。則在幾爲愛。在誠爲義。則在幾爲宜。性焉復焉發微不可見是體。安焉執焉充周不可窮是用。性如堯舜性之也。復如湯武反之也。是旣失了却再復得。安而行之。不恁地辛苦。執則是擇善而固執。須恁地把捉。發是源頭底。充是流出底。其發也微而不可見。其充也周而不可窮。是謂神。指聖而不可知者也。○問誠者實然之理。仁義禮智信五者皆實理也。自然至善無所謂惡。幾者動之微。於是始有善惡之分。善則得是五者之理。惡則失是五者之理。所謂德者。是理之得於心者也。以實理言之。無聖賢衆人之異。幾有善惡然後有聖賢衆人之分。德者惟聖賢有之。故於此下只言聖賢而不言衆人。至於發之微充之周。則又惟聖者能之。故於此只言聖人之神而不及賢人也。曰。所說大槩得之。但其間曲折更有合細講處。誠。性也。未發也。幾。情也。已發也。仁義禮智信。性也。愛宜理通守。情也。曰者因情以明性。性也。復也。發微也。主性而言。安也。執也。充周也。主情而言。聖賢體是德於性情之間淺深之分如此。周子之言簡實精要。非知道者孰能言之。○問周子言愛曰仁者。愛情也。仁性也。情用也。性體也。此書解所謂因用以名其體也。孟子旣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只此端字便見因用以明體。謂之端。則如木之有萌芽而已。發也。曰。所解周子之意得之。○問誠幾德。朱子解以誠無爲比太極。幾善惡配陰陽之象。德則曰五行之性。如此觀之理却貫通。答曰。以誠幾德配太極陰陽五行。此亦要看得活。活則處處皆通。不活則處處喚做不是不得。喚做是亦不得。在人自曉會耳。○問之謂聖之謂賢之謂神。三句。曰。聖賢神三字。自是就所到之地位而言。若曰此聖人。此賢人。此神人也

聖第四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

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動靜體用之間介然有頃之際則實理發見之端而衆事吉凶之兆也

朱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又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須知此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以上更有寂然不動○幾善惡者言衆人者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言聖人毫釐發動處此理無不見寂然不動者誠也至其微動處即是幾幾在誠神之間○問誠神幾在學者則當如何曰隨處做工夫然本在誠著力在幾存主處是誠發用處是神幾則在二者之間幾最緊要○幾雖已感却是方感之初通則直到末梢幾皆是通也如推其極到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亦只是通也幾只在起頭一些子○問幾如何是動靜之間又有此一項體用之間曰似有而未有之時在人識之爾○勉齋說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此又一說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釋之而明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應而妙也理雖已萌事則未著微而幽也

誠神幾曰聖人

性焉安焉則精明應妙而有以洞其幽微矣

問誠精故明先生引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釋之却是自明而誠朱子曰便是看得文字麤疎周子說精字最好誠精者直是無些夾雜如一塊銀更無銅鉛便是通透好銀故只當以清明釋之志氣如神即是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之意○問言神者五其義同否曰是以妙言之否曰是且說感而遂通者神也橫渠謂一而言曰忽然在這裏便是神曰在人言之則如何曰覺便是神觸其手則手知痛觸其足則足知痛便是神故妙○節齋蔡氏曰誠寂也

靜也。而具動靜之理。神。感也。動也。而妙動靜之機。蓋誠爲神本。神爲誠用。本不動而用動。故誠則靜意多。神則動意多。要其實。則各兼動靜陰陽也。幾者誠將發而爲神之始也。在靜無動有之間。雖動而微。亦未可見。實爲神之端也

愼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

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衆所共由之道也

用而和曰德

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

朱子曰。動而正曰道。言動而必正曰道。否則非也。用而和曰德。德有熟而不喫力之意。○問動而不正。不可謂道。用而不和。未可謂德。曰。此兩句緊要在正字和字上。○問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却是自動用言。曰。自人身上說。○正是理。動而得其正理。便是道。若動而不正。便不是道。和亦只是順理。用而和順。則不得此理。而和順。便是得此理。故又曰君子愼動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

所謂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則其動也邪。其動也邪矣

邪動。辱也。甚焉害也

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

故君子愼動

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矣

問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以太極圖配之。五常配五行。則道德配陰

陽。德陰而道陽也。朱子曰。亦有此理。○勉齋黃氏曰。主靜。審幾。愼動。三者循環與孟子夜氣平旦之氣旦晝所爲相似。○節齋蔡氏曰。道即太極流行之道。德即五性之德。動而正。即前所謂幾也。用而和。即後所謂中節也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中即禮。正即智。圖解備矣

守之貴

天德在我。何貴如之

行之利

順理而行。何往不利

廓之配天地

充其本然並立之全體而已矣

豈不易簡。豈爲難知

道體本然。故易簡。人所固有。故易知

不守不行不廓耳

言爲之則是。而嘆學者自失其幾也

師第七

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

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

問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朱子曰。此性便是言氣質
之性。四者之中。去却剛惡柔惡。却於剛柔二善中擇
中而主焉。○太極之數。自一而二。剛柔也。自一而四。
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也。遂加其一。中也。以爲五行。○
所謂天命之謂性者。是就人身中指出這箇是天命
之性。不雜氣稟者而言爾。若纔說性時。便是夾氣稟
而言。所以程子云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濂溪說
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濂溪說性只是此五者。他
又自有說仁義禮智底性時。若論氣稟之性。則不出
五者。然氣稟底性。便只是那四端底性。非別有一種
性也。所謂剛柔善惡中若天下之性固不出此五者。
然細推之。極多般樣。千般百種。不可窮究。但不離此
五者爾。○問濂溪論性自氣稟言。却是上面已說太
極誠不妨。如孔子云性相近習相遠。不成是不識。如
荀楊便不可。曰然。他已說純粹至善。○人之氣稟有
偏。而所見亦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事剛處多。而
處事失之太剛。柔底人。見事柔處多。而處事失之太
柔。須先克治氣稟偏處。○問惡是氣稟。如何云亦不
可不謂之性。曰。既是氣稟惡。便牽引那性不好。蓋性
只是搭附在氣稟上。○性只是理。然無那天氣地質。
則此理沒安頓處。但得氣之清明。則不蔽固。此理順
發出來。蔽固少者。發出來天理勝。蔽固多者。則私欲
勝。便見得本原之性無有不善。只被氣質有昏濁則
隔了。學以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矣。故說性須兼氣質
方備。○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
以理與氣雜而言之。○問天地之性既善。則氣稟之
性如何不善。曰。理固無不善。纔賦於氣質。便有清濁
偏正剛柔緩急之不同。蓋氣強而理弱。管攝他不得
○天地間只有一箇道理。性便是理。人之所以有善
有惡。只緣氣質之稟各有清濁。○問氣質之性。曰。性
譬之水。本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以汙濁之器盛
之則臭濁。然本然之清未嘗不在。但既臭濁。卒乍也
難得他便清。故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也。然用氣力。然
後可至此。○問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所以有善惡
之不同。何也。勉齋黃氏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
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
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
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惡
也。曰。既言氣質之性有善惡。則不復有天地之性矣。
子思子又有未發之中。何也。曰。性固爲氣質所雜矣。

然方其未發也。此心湛然。物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氣雖有贏乏而理則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則或氣動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挾之。由是至善之性聽命於氣。善惡由之而判矣。此未發之前。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而子思之所謂中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則理固有寂感。而靜則其本也。動則有萬變之不同焉。愚嘗以是質之先師矣。答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至哉此言也。○北溪陳氏曰。天所命於人以是理。本有善而無惡。故人所受以爲性。亦本善而無惡。孟子道性善。是專就大本上說來。說得極親切。只是不曾發出氣稟一段。所以起後世紛紛之論。蓋人之所以有萬殊不齊。只緣氣稟不同。這氣只是陰陽五行之氣。如陽性剛。陰性柔。火性燥。水性潤。金性寒。木性温。土性厚。七者夾雜。便是參差不齊。所以人隨所值。便有許多般樣。然這一氣運來運去。參差不齊之時多。眞元會合之時少。如一歲之間。極寒極暑。陰晦之時多。不寒不暑。光風霽月之時少。最難值好時節。人生值此。不齊之氣。如有一等人極是軟弱。非常剛烈。是值陽氣多。有人躁暴忿戾。是又值陰氣多。有人譎姦險。此又值陰氣之惡者。有人性圓。一撥便轉。也有一等極愚拗。雖一稟如此。陽氣中有善惡。陰氣中亦有善惡。如此書問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之類。不是陰陽氣本惡。只是分合轉移。齊不齊中。便自然成粹駁善惡耳。因氣有粹駁。便有賢愚。氣雖不齊。而爲善。然工夫最難。非百倍其功者不能。故子思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强。正爲此耳。○西山眞氏曰。性之不能離乎氣。猶水之不能離乎土也。雖不雜乎氣。而氣汩之。則不能不惡矣。雖不雜乎土。而土汩之。則不能不濁耳。然清者其先。而濁者其後也。先善者本然之性也。後惡者形而後有者也。善者其先。而惡者有形之後。其非相對而並出也。昭昭矣。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來。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皆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

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觀二先生之言。則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其先後主賓純駁之辨。皆判然矣

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彊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

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爲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爲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

朱子曰。二氣五行。始何嘗不正。只衰來衰去。便有不正。如陽爲剛躁。陰爲重濁之類。○問人有剛柔過於中。如何。曰。只爲見彼善於此。剛果勝柔。故一向剛。周子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彊梁。須如此別。方可。問何以制之使歸於善。曰。須於中求之。○自暴者。便是剛惡之所爲。自棄者。便是柔惡之所爲。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爲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

朱子曰。中也者。和也。天下之達道也。別人不敢恁地說。君子而時中便是恁地看。○中庸之中。是兼以其發而中節無過不及者得名。故周子曰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若不識得此理。則周子之言更解不得。所以程子謂中者天下之正道。中庸章句以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論語集註以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皆此意也。○問註中字處引書傳中所言皆如此。只有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處。是以體言。到中庸字。亦非專言體。便有無過不及之意。○或問子思子之言則曰中和如此。而周子天下之達道也。乃舉中而言之。於和。然則又將何以中節也。爲天下之大本耶。曰。子思之所謂中。以未發而言。學者涵泳而別識之。

見其並行而不相悖焉者。可也○北溪陳氏曰。中有二義。有已發之中。有未發之中。未發是就性上說。已發是就事上說。已發之中。當喜而喜。當怒而怒。那恰好處無過不及便是中。此中即所謂和也。所以周子亦曰中也者和也。是指已發之中而言也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彊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爲嚴毅。或爲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朱子曰。剛柔一段。亦須看且先易其惡。既易其惡。則至其中在人○人性本善。然有生下來善底。有生下來便惡底。此是氣稟不同。人之爲學。却是要變化那氣稟。然極難變化。如氣稟偏於剛則一向剛暴。偏於柔則一向柔弱之類。人一向推此道氣稟不好。不向前又不得。一向不察這氣稟之害。只昏昏地又不得。

須知氣稟之要害。力去用功克治。裁其勝而歸於中。乃可○問子路不能變化氣質。曰。言之非難。政懼行之不易。是以難輕言爾。周子有言。聖人立教。使人自至其中而止矣。切意如子路者。可謂能易其惡矣。若至其中一節工夫則難。雖夫子毋毋提撕。未見其有用力處也○所喻氣質過剛。未能自克。而欲求其所以轉移變化之道。夫知其所偏而欲勝之。在吾日用之間屢省而痛懲之耳。故周子有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之說。豈他人之所得而與於其間哉○黃氏巖孫曰。張子云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程子曰。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皆此意也

故先覺覺後覺。閭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此所以爲天下善也○此章所言剛柔。即易之兩儀。各

加善惡。即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爲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以爲火水金木。而即其中以爲土。蓋道體則一。而人之所見詳略不同。但於本體不差。則並行而不悖矣

問四象剛柔善惡。皆是陰陽。朱子曰。然○問解云剛柔即易之兩儀。各加善惡即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爲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火水金木。如何。曰。周子只推字。如易八卦之吉凶也。今先生解以善惡配四象。如何。曰。凡物具兩端。如此扇便有面有背。凡物皆然。自一人之心言之。則有善惡在其中。便是兩物。周子只說到五行住。其理亦只消如此說。自多說不得。包括萬有。舉歸於此。康節却推到八卦。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陽各有一陰一陽。少陽少陰亦有一陰一陽。是分爲八卦也。觀此。則此書所說可知矣○前輩所見各異。邵康節須是二四八。周子只是二四。中添一土爲五行。如剛柔添善惡。又添中於其間。是也○問解云止於四象以爲水火金木。如何。曰。周子只推到五行。如邵康節又從一分爲二。掇推之至於十二萬四千。縱橫變動。無所不可。如漢儒將十二辟卦分十二月。康節推又別

幸第八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

不聞過人不告也。無恥。我不仁也

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有恥則能發憤而受教。聞過則知所改而爲賢。然不可教。則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以此見無恥之不幸爲尤大也

朱子曰。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此兩句只是一項事。知恥是由內心以生。聞過是得之於外。人

須知恥。方能聞過而改。故恥爲重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

睿。通也

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

無思。誠也。思通。神也。所謂誠神幾曰聖人也

問無思本也。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知聖人是有思耶。無思耶。朱子曰。無思而無不通是聖人。必思而後無不通是睿。又問聖人寂然不動是無思。纔感便通。特應之耳。曰。聖人也不是堆然由人撥後方動。如莊子云推而行曳而止之類。只是纔思便動。不待大故地思索耳。又問如此則是無事時都無所思。事至時纔思便通耳。曰。然

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

通。微。睿也。無不通。聖也

朱子曰。睿只訓通。對智言。智是體。睿是深通處而

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思之至。可以作聖而無不通。其次亦可以見幾通微而不陷於凶咎

朱子曰。幾是事之端緒。有端緒。方有討頭處。豈方是用得思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睿也

又曰知幾其神乎

聖也

朱子曰。思一章。幾機二字無異義。舉易一句者。特斷章取義以解上文○節齋察氏曰。言學聖之事。睿。即通微也。無思本也。言聖人無思。則自然幾動而至於神。故曰本。思通用也。言學聖人者則當思誠。然後知幾而至於不通爲聖人。言聖之幾自然而動。不待思而無不通。所謂神也。通微幾也。無思者作聖之功也。言作聖之功全在幾神。故舉易合幾與神結之。上兩句說幾字。下一句說幾而神也。舉易一句者。特斷章取義以解上文

志學章第十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希望也。字本作睎

問聖希天。若論聖人自是與天相似了。得非聖人未嘗自以爲聖。雖已至聖處。而猶戒愼恐懼。未嘗頃刻忘所法則否。朱子曰。天自是天。人自是人。人終是如何得似天。自是用法天。明王奉若天道。無非法天者。

大事大法天。
小事小法天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說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

朱子曰。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又曰。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此言士希賢也

問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所謂志者便是志於行道否朱子曰志伊尹之所志不是志於私大抵古人之學本是欲行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凡所以治國平天下者無不理會但方處畎畝之時不敢言必於大用耳及三聘幡然便一向如此做去此是堯舜事業看二典及三謨堯舜所以卷舒作用直如此熟因問向留說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此非專爲用舍行藏凡所謂治國平天下之具惟夫子顏子有之用之則抱持而往不用卷而懷之只是出作入息幾食渴飲曰不敢如此說若如此說則是孔顏胷次無些洒落底氣象只是學得許多骨董將去治天下又如龜山說伊尹樂堯舜之道只是學得堯舜而已即是伊尹在莘野時全無些能解及至伐夏救民逐旋叫喚起來皆說得一邊事今世又有一般人會去○問志伊尹之志乃是志於行曰只是不志於私今人仕宦只爲祿伊尹却祿之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又曰雖志於行道看自家所學元未有本領如何便能舉而措之天下又須有那地位若身處貧賤又如何行然必自脩身始脩身齊家家分得一分不是一人所獨得而專者經世濟物占人有這箇心若只是我自理會得自卷而懷之却是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志固是要立得大然其中又有先後緩急之序致廣大而盡精微若曰未到伊尹田地做未得不成塊然都不思量天下之事若是見州郡民遭酷虐自家寧不惻然動心若是朝夕憂慮以天下國家爲念又那裏教你怎地來或曰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蓋有並行而不相悖者如此方得曰然今人若不塊然不以天下爲己事如世間一樣學問專志便又切切然理會典故世務便是如此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合下學便是學此事既曰欲明明德於天下不成只恁地空說裏面有幾多工夫○問學顏子之所學一本作顏淵孰是曰顏淵庶須是○勉齋黃氏曰才說爲學便以伊尹顏子並言若非爲已務實之論蓋人

之心量自是有許多事。不然則褊狹了。然又不可不知輕重先後。故伊尹則曰志。顏子則曰學。大學既言明德。便言新民。聖賢無一偏之學。又曰。顏子是明德。伊尹是新民。本非二事也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三者隨其所用之淺深以爲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爲善之實也○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矜智能。慕空寂爲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事。則知此書之包括至大。而其用無窮矣

問過則聖及則賢。若過於顏子。則工夫又更純細。此固易見。不知過伊尹時如何說。朱子曰。只是更加些從容而已。過之便似孔子。伊尹終是有擔當底意思多

順化第十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

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詳已見圖解矣

朱子曰。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陰方消底氣。仁便是收回底仁○問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此亦所謂天道人道之立歟。曰。此即此書二氣五行之說○舒而爲陽。慘而爲陰。就非天地生物之心哉。仁義之於人。亦猶是已。若仁義而有窮。則是天道之陰陽亦有窮也。而可乎

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所謂定之以仁義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

天地聖人。其道一也

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

治第十二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

純者。不雜之謂。心。謂人君之心

北溪陳氏曰。凡物一色謂之純

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用。而言貌視聽。五行之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思者。欲其不違。則固以思爲主。而必求是四者之實矣

心純則賢才輔

君取人以身。臣道合而從也

賢才輔則天下治

衆賢各任其職。則不待人人提耳而教矣

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心不純。則不能用賢。不用賢則無以宣化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

禮陰也。樂陽也

黃氏巖孫曰。禮記云。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即此意

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亦此理也。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爲和樂。鮮不流於慢者

朱子曰。禮樂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胷中無事而自和樂爾。非是著意放開一路。欲其和樂也。然欲胷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問周子禮樂說

如何。曰。也須先是嚴敬。方有和。若直是盡得敬。不會不和。如臣子入朝。自然極其恭敬。也自和。這不待勉強如此。只是他情願如此。便自和。君君臣臣。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婦明友。各得其位。這自然和。若君失子

其所以爲君。臣失其所以爲臣。這如何會和。如諸公在此坐。都恁地收斂。這便是和。若退去自放肆。或乖爭。便不和。此章說得最好。○問禮之用和爲貴。解若多以和爲樂。某思以得和爲樂。恐未穩。須於禮中自求所謂和。乃可。因問之長上。或詼喻曰。所謂禮者。猶天尊地卑而乾坤定。卑高以陳而貴賤位。截然甚嚴也。及其用。則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此豈非和乎。亦恐只是影說。畢竟禮中之和。不可見。如曲禮條目甚詳。不知何者爲和。曰。和固不可便指爲樂。然乃樂之所由生。所設喻亦甚當。如曲禮之目。皆禮也。然皆理義之所宜。人情之所安。行之而上下親疎各得其所。豈非和乎。又曰。無禮之節。則無樂之和。惟有節而後有和也。○問周子以禮先於樂。而樂記以樂爲先。與濂溪異。曰。他却將兩者分開了。○北溪陳

氏曰。禮樂不是判然兩物不相干涉。禮只是箇序。樂只是箇和。纔有序便順而和。失序便乖而不和。如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所以相戒相賊。相怨相仇。如彼其不和者。都緣先無箇父子君臣兄弟夫婦之禮。無箇親義序別便如此。○禮樂無所不在。所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何離得。如盜賊至無道。亦須上下有統屬。此便是禮意。纔有統屬便自相聽從。這便是樂底意。又如行路人。兩箇同行。纔存長少次序。長先少後。便和而無爭。其所以有爭鬪處。皆緣無箇少長之序。於此却見禮先而樂後

務實第十四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實脩而無名。勝之。恥心。故休。名勝而無實。脩之善。故憂

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則爲僞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與爲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又曰。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爲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

愛敬第十五

有善不及

設問人或有善而我不能及。則如之何曰。不及則學焉

答言當學其善而已

問曰。有不善

問人有不善。則何以處之何

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爲君子

答言人有不善則告之以不善而勸其改告之者恐其不知此事之爲不善也勸之者恐其不善之可改而爲善也

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

亦答詞也言人有善惡之雜則學其善而勸其惡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爲知其不能改改則爲君子矣不改爲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

此亦答言聞人有過雖不得見而告勸之亦當答之以此冀其或聞而自改也有心悖理謂之惡無心失理謂之過

西山眞氏曰過雖聖賢不能無知其爲過而速改則無矣蓋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爲則謂之惡不待別爲不善方謂之惡只如過不改是有心便謂之惡

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善無不學故悉有衆善惡無不勸故不棄一人於惡不棄一人於惡則無所不用其愛敬矣

動靜第十六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有形則滯於一偏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囿於形矣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
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結上文起下意

問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靜而無動。物也。所謂物者。人在其中否。曰。神者。是天地之造化否。曰。神者。即此理也。問物則拘於有形。人則動而有靜。靜而有動。如何却同萬物而言。曰。人固是靜中動。動中靜。亦謂之物。凡言物者。指形氣有定體而言。然自有一箇變通底在其中。須是知器即道。道即器。莫離道而言器。可也。凡物皆有此理。到其邁用處。便有箇道在其中○此章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比言形而下之器也。形而下者則不能通。故方其動時則無了那靜。方其靜時則無了那動。如水只是水。火只是火。就人言之。話則不默。默則不語。以物言之。飛則不動。動而無靜。非不動不靜。此言形而上之理也。理則神而莫測。方其動時未嘗不靜。故曰無動。方其靜時未嘗不動。故曰無靜。靜中有動。動中有靜。靜而能動。動而能靜。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錯綜無窮。是也。下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水陰火陽。物也。形而下者也。所以根陽。理也。形而上者也。言理之動靜則靜中有動。動中有靜。其體也。靜而能動。動而能靜。其用也。○問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動者無動。其體也。動者則不能靜。靜者無靜。其體也。靜者則不能動。其用也。○問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此自有箇神在其間。不屬陰。不屬陽。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且如晝動夜靜。晝固是屬動。然夜固是屬靜。然在夜間。神不與之俱。靜神又自是神。神却管得晝夜。晝夜却管不得那神。蓋神妙萬物。自是超然於形器之表。貫動靜

而言。其體常如是而已矣。如說水陰根陽。火陽根陰。已是有形象底。是說粗底了○所謂神者。初不離乎物。如天地物也。天之收斂豈專乎動。地之發生豈專乎靜。此即神也○動靜二字相對。不能相無。乃天理之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爲也。若不與動對。則不名爲靜。不與靜對。亦不名爲動矣。但衆人之動。則流於動而無靜。衆人之靜。則淪於靜而無動。此周子所謂物則不通也。惟聖人無人欲之私。而全乎天理。是以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亡。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萬物也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於二。則本乎陰也。所謂神妙萬物者如此

或問神。朱子曰。神在天地間。所以妙萬物者。如水爲陰則根陽。火爲陽則根陰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此即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以神妙萬物之體而言也一云。承上文而言。自五而一也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

此即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二五。妙合而凝者。以神妙萬物之用而言也一云。四時。即五行也。反上文而言。自五而萬也

朱子曰。四時行焉。萬物終始。若道有箇物時。人無形骸。若道無箇物時。又怎生會恁地

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體本則一。故曰混。用散而殊。故曰闢。一動一靜。其運如循環之無窮。此兼舉其體用而言也一云。混。合也。自五而一。動而靜。陽而陰也。闢。開也。自五而萬。靜而動。陰而陽也。一合一開。如循環之無端。而天地之造化無窮矣

○此章

發明圖意更宜參考

朱子曰。混言太極。闢言其無窮兮。言既闢之後爲陰陽五行。以後爲萬物無窮盡也。○或問周子之語。言合胡不自萬而一。言開胡不自一而萬。勉齋黃氏曰。周子之言造化至五行處。是一關隔。自五行而上屬乎造化。自五行而下屬乎人物。所以太極圖說到四時行焉。却說轉從五行說。各一其性。說出至變化無窮。蓋天地造化。分陰分陽至五行而止。五行既具。則由是而生人物也。有太極便有陰陽。有陰陽便有五行。三者初無斷際。至此若不說合。却恐將作三件物事認了。所以合而謂之妙合。非昔開而今合。莫之合而合也。至於五行既凝。而後有男女。男女既交。而後生萬物。此却是有次第。故有五行而下。節節開說。然其理氣未嘗有異。則恐未嘗不合也

樂上第十七

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

綱。網上大繩也。三綱者。夫爲妻綱。父爲子綱。君爲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

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理之分。平。所以節其和之流

黃氏瑞節曰。東北方條風。東方明庶風。東南方清明風。南方景風。西南方涼風。西方閶闔風。西北方不周風。北方廣莫風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淡者。理之發。和者。和之爲。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耳

朱子曰。欲於齊肅之意下。添故希簡而寂寥六字

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

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之盛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成

朱子曰。優柔平中。中字於動用上說。明道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即此意。然只云於動用上說。却覺未盡。不若云於動用上該本體說

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

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倫。愁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

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

朱子曰。此章極可觀。有條理。只是淡與不淡。和與不和。前輩所見各異

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

樂中第十八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聖人之樂。既非無因而强作。而其制作之妙。又能眞得其聲氣之元。故其志氣天人。交相感動。而其效至此

問聲氣之元。朱子曰。律曆家最重這元聲。元聲定。向下都定。元聲纔差。向下都差。古人制度。今皆無復存者。只這些道理。人尚說得去。法度却杜撰不得。且如樂。今皆不可復考。今人只會說得凡音之生。由人心也。到得制度。便說不去。問註云。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心之妙。眞有以得其聲氣之元。不知今時尚可尋究否。曰。今所爭。祇是黃鍾一宮耳。這裏則都高。這裏低。則都低。蓋難得其中耳

樂下第十九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朱子曰。聖王爲政。以寬爲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爲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

聖學第二十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此章之指最爲要切。然其辭義明白。不煩訓解。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眞。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

朱子曰。一。即所謂太極。靜虛。即陰靜。動直。即陽動。明通公溥。便是五行。大抵周子之書。纔說起。便都貫串太極許多道理○周子只說一者無欲也。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敬上睚去。庶幾執捉得定。有箇下手處○問周子云一爲要。一者無欲也。如何。曰。一者無欲。一便是無欲。今試看無欲之時。心豈不一。又問比程子主一之謂敬。如何。曰。無欲與敬字一般。比敬字分外分明。要之持敬頗似費力。不如無欲撇脫。人只爲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此章之言甚爲切要○問聖可學乎。一爲要。曰。這是分明底一。不是鶻突底一。問如何是鶻突底一。曰。須是理會得敬落著處。若只塊然守一箇敬字。便不成箇敬。這箇亦只是說箇大槩。明通在己也。公溥接物也。須是就靜虛中涵養始得。明通方能公溥。若便要公溥。定不解得。靜虛明通。精義入神也。動直公溥。利用安身也○問一是純一。靜虛是此心如明鑑止水。無一毫私欲塡於中。故其動也無非從天理流行。無一毫私欲撓之。靜虛是體。動直是用。曰。也是如此。靜虛易看。動直難看。靜虛。只是伊川云中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是也。若物來奪之則實。實則暗。暗則塞。動直。則是其動也。更無所礙。若少有私欲。便礙便曲。要恁地做。又不恁地做。便自有窒礙。便不是直。曲則私。私則狹。又曰。無繫累故虛。無委曲故直○問明通公溥。於四象何所配。曰。只是春夏秋冬模樣。曰。明是配冬否。曰。似是就動處說。曰。便似元否。曰。是。然這處亦是偶然相合。不是正恁地說○問明通公溥庶矣乎。舊見劉砥所記先生語。以明配水。通配木。公配火。溥配金。溥何以配金。曰。溥如何以配金。溥正是配水。此四字只依春夏秋冬之序相配將去。明配木。仁元。通配火。禮亨。公配金。義利。溥配水。智貞。想是他記錯了○明通者靜而動。公溥者動而靜○在人言之。則明是曉得事物。通是透徹無窒礙。公是正無偏陂。溥是溥徧萬事。又曰。所謂誠立明通意又別。彼處以明字爲重。立如三十而立。通則

不惑知天命耳順也○勉齋黃氏曰。一爲要。一字有數樣。如作左右看。則一爲純一之一。如作前後看。則一爲專一之一。此所謂一。是純一不雜之謂也。譬如一物。恁地光潔。更無些物塵汙了他。但看下文言無欲是一。靜虛虛也是一。動直直也是一。何謂無欲。只是純然是箇天理。無一點私欲。此須作兩路看。莫非欲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此不待說。須看面前許多物。苟有一念掛著底。都是欲。如一切嗜好之類。此是一路。又須識得欲。不待沉溺其中而後謂之欲。程子云纔有所向便是欲。這箇甚微。纔起念處便是欲。譬如止水上打一動相似。若到酒池肉林。已狼當了。無欲。則自湛然一物不留。故靜便虛。未發時。這虛靈知覺如明鏡止水恁地虛。動便直。做事時只有一路直出。那裏有偏曲路徑。纔虛便明。明則見道理透徹。故通。直便公。公自是無物我。故溥。又曰。通者明之極。溥者公之極○靜虛動直。動字當就念慮之萌上看。不可就視聽言動上看。念慮之萌既直。則視聽言動自無非禮。今以視聽言動爲動直。則念慮之萌處有所略矣。故動靜當以心言也。虛直兩字。亦當子細體認。虛者。此心湛然。外物不能入。故虛。直者。循理而發。外邪不能撓。故直。敬則靜虛。亦能動直。敬該動靜者也。今但言靜虛。則偏矣。心在則動皆直。心不在則動皆邪。此兩句却得之○北溪陳氏曰。一者。是表裏俱一。純徹無二。少有纖毫私欲。便二矣。內一則靜虛。外一則動直。而明通公溥則又無時不一也。一者。此心渾然。太極之體。無欲者。心體粹然。無極之眞。靜虛者。體之未發。豁然絕無一物之累。陰之性也。動直者。用之流行。坦然由中道而出。陽之情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二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

通書二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

此爲不勝己私而欲任法以裁物者發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人而能公於己也

此爲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億不信爲明者發。然明與疑正相南北。何啻千里之不相及乎

朱子曰。人有詐不信。吾之明足以知之。是之謂先覺。彼未必詐。未必不信。而逆以詐不信待之。此則不可。

周子云明則不疑。凡事之多疑。皆生於不明。如以察爲明。皆主暗也。唐德宗之流是也。如故齊稱瀏子朱

啓明。而堯知其嚚訟。堯之明有以知之。是先覺也

理性命第二十二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

此言理也。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孰能明之

朱子曰。彰。言道之顯。微。言道之隱。匪。靈弗瑩。言道之微。須靈乃能了然照見。無滯礙也。此三句是言理。別一本靈作虛。義短。○厥彰厥微。只是說理。理有大小精粗。如人事中自有難曉底道理。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此理甚顯然。若陰陽性命。鬼神往來。則不亦微乎

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此言性也。說見第七篇。即五行之理也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此言命也。二氣五行。天之所以賦受萬物而生之者也。自其末以緣本。則五行之異本二氣之實。二氣之實又本一理之極。是合萬物而言之爲一太極而已也。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爲體。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而小大之物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也。○

此章十六章意同

問五殊二實。朱子曰。分而言之有五。總而言之只是陰陽。○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氣。二氣又只是一理。自上推而下來。只是這一箇理。萬物分之以爲體。萬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以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然總又是一箇理。此理處處皆渾淪。如一粒粟生爲苗。苗便生花。花便結實。又成氣還復本形。一穗有百

粒。每粒箇箇完全。又將這百粒去種。每粒又各成百粒。生生只管不已。初間只是這一粒分去。物物各有理。總只是一理。○夫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如千部文字。字字如此好。面面如此好。人道是聖人逐一寫得如此。聖人告之曰不如此。我只是一箇印板印將去。○萬一各正。小大有定。言萬箇是一箇。一箇是萬箇。蓋統體一太極。然又一物各具一太極。所謂萬一各正。猶言各正性命也。○問註云自其本以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爲體。故萬物各具一太極。如此說。則是太極有分裂乎。曰。本只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極爾。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隨處而見。不可謂月分也。○問此章何以下分字。曰。不是割成片去。只如月映萬川相似。○中庸曰如天之無不覆蓋。如地之無不持載。此是一箇大底包在。中間又有四時錯行。日月代明。自有細小去處。道並行而不相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並行並育。便是那天地之覆載底。不相悖不相害。便是那錯行代明底。小德川流。是說那細小底。大德敦化。是說那大底。大底包小底。小底分大底。千五百年間不知人如何讀書。這都似不理會得這箇道理。又曰。一實萬分。萬一各正。便是理一分殊處。○問五殊二實。一實萬分。二謂陰陽。一謂太極。然否。曰。二氣一理。而皆以實目之者。蓋曰此皆實有之理而强爲之名耳。曰五二一萬。皆實字。殊實實分。皆虛字。以此推之。則所謂二實一實者不相礙也。○周子此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爲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爲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爲太極也

顏子第二十三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

說見論語

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

設問以發其端

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

至愛之間當有富可二字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即周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者也然學者當深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

問顏子不改其樂是私欲既去一心之中便是天理流行無有止息此乃至富至貴之理舉天下之物無以尚之豈不大有可樂朱子曰周子所謂至貴至富乃是對貧賤而言今引此說恐淺只是私欲未去如口之於味耳之於聲皆是欲得其欲即是私欲反爲所累何足樂若不得其欲只管求之其心亦不樂惟是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動靜語默日用之間無非天理胷中廓然豈不可樂此與貧窶自不相干故不以此而害其樂○問顏子之樂只是天地間至富至貴底道理樂去求之否曰非也此一下未可便知須是窮究萬理要極徹又曰程子謂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謂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此便是顏子樂處這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爲一無所窒礙胷中泰然豈有不樂○顏子胷中自有樂地雖貧窶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貧窶累心底做樂○顏子不改其樂是他功夫到後自有樂處與富貴貧賤了不相關自是改他不得○顏子之樂其實却只是平日許多功夫到此成就見處通透無隔礙行處純熟無齟齬便自然快活不是別有一項功夫理會此事也○問顏子不改其樂莫是樂箇貧否曰顏子私欲克盡故樂却不是專樂箇貧須知他不干貧事元自有箇樂始得○問顏子樂處曰未到他地位如何便能知得他樂處且要得就他實下功夫處做下梢亦須會到他樂時節○問孔顏所樂何事曰不要去孔顏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要尋樂處只是自去尋尋到那極苦澁處這便是好消息來尋到那意思不好處這便是樂底意思來

却無不做工夫自然樂底道理。如今做工夫。只是平常恁地理會。不要把做差異了去做○問學者看文字如何。對曰。方思量顏子樂處。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然後見得天理分明。日用間禮義純熟。不被人欲來苦楚。自恁地快活。如今且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若只索之杳冥之際何益。只要著實用功○問尋孔顏樂處。曰。先賢到樂處。已自成就向上了。非幼學所能求。況今師非濂溪。友非二程。所以說此事却似莽廣。不如且就聖賢著實用功處求之。如克己復禮致謹於視聽言動之間。久之當自純熟充達向上處○問程子云使顏子以道爲樂。則非顏子矣。然而此章又却言以道爲樂。曰。顏子之樂。非是自家有箇道至富至貴。只管把來弄後樂。見得這道理後自然樂。故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問顏樂之說。程子答鮮于侁之問。其意何也。曰。程子蓋曰顏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爲可樂。然後樂也○問周子令程子尋顏子所樂何事。而周子程子終不言。先生以爲所樂何事。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私意耳。克己之私。則樂矣。故程子云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程子之言。但謂聖賢之心與道爲一。故無適而不樂。若以道爲一物而樂之。則心與道二。非所以爲顏子爾○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深嘆美之。程子云。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云。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云。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不敢妄爲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問顏子之樂。與浩然之氣如何。曰。也是此意。但浩然之氣說得較麤。又問說樂道便不是。如何。曰。才說樂道。只是冒罩說。不曾說得親切。又問伊川所謂其字當玩味。是如何。曰。是元有此樂○西山眞氏曰。集註所引程子三說。皆不說出顏子之樂是如何樂。其末却令學者於博文約禮上用功。博文約禮亦有何樂。程朱二先生似若有所隱而不以告人者。其實無所隱而告人之深也。又嘗有人謂顏子所樂者道。程子以爲非。由

今觀之。所樂者道之言。豈不有理。而程子乃非之。何也。蓋道只是當然之理而已。非有一物事可以玩弄而娛悅也。若云所樂者道。則吾身與道各爲一物。未到混融無間之地。豈足以語聖賢之樂哉。顏子工夫乃從博文約禮上用力。博文者。言於天下之理無不窮究。而用功之廣也。約禮者。言以禮檢束其身。而用力之要也。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約禮者。克己復禮之事也。內外精粗二者並進。則此身此心皆與理爲一。從容游泳於天理之中。雖簞瓢陋巷不知其爲貧。萬鍾九鼎不知其爲富。此乃顏子之樂也。程朱二先生恐人只想像顏子之樂。而不知實用其功。雖日談顏子之樂何益於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朱先生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令學者從此用功。眞積力久。自然有得。至於欲罷不能之地。而顏子之樂可以庶幾矣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齊字意複。恐或有誤。或曰。化。大而化也。齊。齊於聖也。亞。則將齊而未至之名也

程子曰。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問見其大則心泰。周子何故就見上說。朱子曰。見。便是識此味○問顏子能化而齊。曰。此與大而化之之化異。但言消化却貧賤富貴之念。方能齊。齊亦一之意○大而化之。只是謂理與己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未免有差。若至於化者。則已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已。顏子正在此。若化則便是仲尼也

師友上第二十四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此略承上章之意。其理雖明。然人心蔽於物欲。鮮克知之。故周子每言之詳焉

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

周子於此一意而屢言之。非複出也。其丁寧之意切矣

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

此處恐更有由師友字屬下句

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此重此樂。人亦少知之者

過第二十六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

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程子曰。子路亦百世之師也。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朱子曰。子路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脩如此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

一輕一重。則勢必趨於重。而輕愈輕重愈重矣

問太王翁商。是有此事否。朱子曰。此不可考矣。要之周自日前積累以來。其勢日大。又當商家無道之時。天下趨周。其勢自爾。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周家基業日大。其勢已重。民又趨之。其勢愈重。此

重則彼自輕。勢也

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

重未極而識之。則猶可反也

問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何也。朱子曰。是說天下之勢。如秦至始皇强大。六國便不可敵。東漢之末宦官權重。便不可除。紹興初只斬陳少陽。便成江左之勢。極重則反之也難。識其重之機而反之則易

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

反之在於人力。而力之難易。又在識之早晚

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

不識則不知用力。不力則雖識無補

天乎人也。何尤

問勢之不可反者。果天之所爲乎。若非天而出於人之所爲。則亦無所歸罪矣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

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物。故爲車者必飾其輪轅。爲文者必善其詞說。皆欲人之愛而用之。然我飾之而人不用。則猶爲虛飾而無益於實。況不載物之車。不載道之文。雖美其飾。亦何爲乎

黃氏巖孫曰。輪。車輪。轅。車橫木。縛軛以駕牛者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云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

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此猶車載物而輪轅飾也
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强之不從也
此猶車已飾而人不用也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此猶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或疑有德者必有言。
則不待藝而後其文可傳矣。周子此章似猶別以文辭
爲一事而用力焉。何也。曰。人之才德偏有長短。其或意
中了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於遠矣。故孔子
曰辭達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
力。不能作耳。正謂此也。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
而有言者常多。有德而不能言者常少。學者先務。亦勉
於德而已矣

或問作文害道否。程子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
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
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曰。學如元
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
顏子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
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他
能優而何。問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謂聖人
亦攄發胷中之蘊。自成文耳。所謂
不知聖人
有德者必有言也
嘗秉筆爲詞章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
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
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朱子曰。此一章
弗用也。況虛車乎。此不載道之文也。自篤其實至行
之遠。則是輪轅飾而人之庸之者也。言有載道之實而人
弗庸徒飾也。自不賢者至

强之不從也。是弗庸者也。自不知務道德至藝焉而已。則虛車也

聖蘊第二十九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說見論語。言聖人之教。必當其可而不輕發也

朱子曰。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教之地也。程子云。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云。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發。則沛然矣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說亦見論語。言聖人之道。有不待言而顯者。故其言如此

朱子曰。學者多以語言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又曰。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程子云。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節齋蔡氏曰。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流行發見之實。學者玩此而有得焉。不惟見聖人一動一靜純乎天理之妙。不待言而顯。便當反之於踐履事爲之實。俛焉孳孳。庶幾有得乎希聖希天之事。更玩四時行百物生。尤見其體用一原。陰陽之理運行不息。而萬物各遂其生之妙。聖人亦天而已

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蘊中所畜之名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故孔子之教既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而學者唯顏子爲得其全。故因其進脩之迹。而後孔子之蘊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

朱子曰。夫子之道如天。惟顏子得之。夫子許多大意思。盡在顏子身上發見。譬如天地生一瑞物。即此物上盡可以見天地純粹之氣。謂之發者。乃亦足以發之發。不必待顏子言而後謂之發也。顏子所以發聖人之蘊。恐不可以一事言。蓋聖人全體大用。無不一一於顏子身上發見也

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聖凡異品。高下懸絕。有不待校而明者。其言此者。正以深厚之極。警夫淺薄之尤耳。然於聖人言深。常人言薄者。深則厚。淺則薄。上言首。下言尾。互文以明之也

精蘊第三十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

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伏羲畫卦。專以明此而已。蘊。謂凡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業也。有卦則因以形矣

朱子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濂溪看易却看得活。○易未有許多道理。因有此卦。遂將許多道理搭在上面。所謂因卦以發者也。○精與蘊字不同。精。是精微之意。蘊。是包許多道理。問伏羲

始畫。而其蘊亦已發見於此。否。曰。謂之已具於此則可。謂之已發見於此則不可。方其初畫也。未有乾四德意思。到文王始推出來。然文王孔子雖能推出意思。而其道理亦不出伏羲始畫之中。故謂之蘊。蘊如衣敝蘊袍之蘊。是包得在裏面○問序卦以爲非聖人之蘊。信乎。曰。先儒亦以爲非聖人之蘊。某以爲非聖人之蘊。則不可。周子分精與蘊字甚分明。序卦却非聖人之蘊。事事夾雜都在裏面。問何謂易之精。曰。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便是易之精。問如序卦中亦見消長進退之義。喚作不是精不得。曰。此正是事事夾雜有在裏面。正是蘊。須是自一箇生出來。以至於無窮。便是精○精是聖人本意。蘊是偏傍帶來道理。如春秋聖人本意只是載那事。要見世變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如此而已。就那事上見得是非美惡曲折。便是因卦以發底。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皆是因陰陽之定自然如此畫出。全無安排。此是聖人本意底。如彖辭等孔子之言。皆是因卦而發底。不可一一作重看○精謂心之精微也。蘊謂德所蘊蓄也

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易之爲書。所以爲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也。然不止此。蓋凡管於陰陽者。雖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具於卦畫之中焉。此聖人之精蘊。所以必於此而寄之也

朱子曰。天地是體。鬼神只是陰陽二氣屈伸。如春夏是神。秋冬是鬼。晝是神。夜是鬼。息底是鬼。生是神。死是鬼。鼻息呼是神。吸是鬼。語是神。默是鬼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此以乾卦爻詞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

朱子曰。此章第一句言乾乾不息。而第二句言損。第三句言益者。蓋以解第一句。若要不息。須著去忿慾而有所遷改。中間乾之用其善是。其一字疑是莫字。蓋與下兩句相對。若只是其字。則無義理。說不通○遷善改過。是脩德中緊要事。蓋只脩德而不遷善改過。亦不能得長進。君子乾乾不息於誠。便是脩德底事。下面便是接說遷善改過底事。與論語德之不脩章意正相類。又曰。遷善改過。又是兩項。遷善便是有六七分是了。遷而就教十分是者。改過則是十分不是。全然要改。此遷善改過之別○損益之義大矣。聖人獨有取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何哉。蓋正心脩身者。學問之大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古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中。後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外。此賢愚之所由分。而聖賢之所爲深戒也○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電之決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值福常少而禍常多。不可不謹○此章論易所謂聖人之蘊

問此章前面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自脩底事。後面忽說動者。何故。朱子曰。所謂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於方動之前審之。方無凶悔吝。所以再說箇動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則。謂物之可視以爲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也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䟽也

親者難處䟽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
行也

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彖傳文二女謂睽卦
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悅而內猜
嫌故同居而異志

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

釐理也降下也嬀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堯理治下嫁
二女於舜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

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
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

朱子曰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只是不善之動消
於外則善心實於內操則存捨則亡只是操得此心
便存○西山真氏曰心不誠則私意邪念紛紛交作
欲身之脩得乎親不和則閨門乖戾情意隔絕欲家
之正得乎夫治家之難所以甚於治國者門內尚恩
易於揜義世之人固有勉於治外者矣至其處家則
或狃於妻妾之私或牽於骨肉之愛鮮克以正自檢
者而人君尤甚焉漢高帝能誅秦蹙項而不能割戚
姬如意之寵唐太宗能取孤隋攘羣盜而閨門慙德
顧不免焉蓋䟽則公道易行親則私情易溺此其所
以難也不先其難者漢唐之君立本作
則既已如此何恠其治天下不及三代哉夫女子陰

柔之性。鮮不妬忌而險詖者。故二女同居。則猜間易生。堯欲試舜。必降以二女者。能處二女。則能處天下矣。舜之身正而刑家如此。故堯禪以天下而不疑也。身之所以正者。由其心之誠。誠者無他。不善之萌動于中。則亟反之而已。誠者。天理之眞。妄者。人爲之僞。妄去則誠存矣。誠存則身正。身正則家治。推之天下。猶運之掌也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

程子曰。无妄之謂誠

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无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无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物唯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此章發明四卦。亦皆所謂聖人之蘊

富貴第三十三

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此理易明而屢言之。欲人有以眞知道義之重。而不爲外物所移也

朱子曰。周先生言道至貴者不一。而足。蓋是見世間愚輩爲外物所搖動。如隨在火坑中。不忍見他。故如是說不一。世人心不在殼子裏面。如發狂相似。只是自不覺也

陋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意同上章。欲人眞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而其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聖人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眞失正。反害於道心矣。○朱子曰。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礴礴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脩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托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然摛於萬事。凡其語默人所可得而見者。無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之。則易之卦畫。書之記言。詩之詠歌。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以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爲文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已

○又嘗答學者曰。諸詩固佳。但此等亦是枉費工夫。不切自己底事。莫論爲學。治己治人。有多少事在。如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法。皆是著實有用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古人六藝之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於此。其與空言以較工拙於篇牘之間者。其損益相萬矣。○黃氏巖孫曰。此章當與文辭章參觀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中庸易大傳所指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詳其義。或曰。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事也

朱子曰。動。是方感動他。變。則已改其舊俗。然尚有痕瑕在。化。則都消化了。無復痕迹矣。○問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是一言一行。皆即易而擬之否。曰。然。○這變化是就人動作處說

天以春生萬物。王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威也。欲動情動。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

意與十一章略同

朱子曰。聖人之心。涵養發生。眞與天地同德。品物或自逆于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育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

情僞微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以施。非斷則明無所用。二者又自有先後也。訟之中兼乎正。噬嗑之明兼乎達。訟之剛。噬嗑之動。即果斷之謂也

南軒張氏曰。夫中正者。仁之所存。而明達者。知之所行。果斷者。又勇之所施也。以是詳刑。本末具矣

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

黃氏巖孫曰。按周子邵州新遷學釋菜祝辭曰。惟夫子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與此章全同

蒙艮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

此通下三節。雜引蒙卦彖象而釋其義。童。稚也。蒙。暗也。我。謂師也。筮。揲蓍以決吉凶也。言童蒙之人來求於我以發其蒙。而我以正道果決彼之所行。如筮者叩神以決疑。而神告之吉凶以果決其所行也。叩神求師。專一則明。如初筮則告。二三則惑。故神不告以吉凶。師亦不當決其所行也

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汩則亂。亂不決也

山下出泉。大象文。山靜泉清。有以全其未發之善。故其行可果。汩。再三也。亂。瀆也。不決。不告也。蓋汩則不靜。亂則不清。既不能保其未發之善。則告之不足以果其所行而反滋其惑。不如不告之爲愈也

朱子曰。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漸也

慎哉。其惟時中乎

時中者。彖傳文。教當其可之謂也。初則告。瀆則不告。靜而清則決之。汨而亂則不決。皆時中也

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此一節引艮卦之象而釋之。艮。止也。背非有見之地也。艮其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靜則止而無爲。一有爲之之心。則非止之道矣○此章發明二卦。皆所謂聖人之蘊。而主靜之意矣

問蒙學者之事。始之之意也。艮成德之事。終之之事也。朱子曰。周子之意當是如此。然於此亦可見主靜之意○靜者爲主。故以蒙艮終焉○問艮其背背非見也。曰。只如非禮勿視。非謂耳無所聞。目無所見也。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艮其背者只如此耳。程子解艮其背。謂止於其所不見。恐如此說費力。所謂背者。只是所當止也。看下文艮其止。止字解背字。所以謂之止其所。艮其背。只是止於其所當止。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人之四肢皆能動。惟背不動。有止之象。艮其背。是止於其所當止之地。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萬物各止其所了。便都純是理。也不見有己。也不見有人。都只是箇理○問止非爲也爲不止矣。何謂也。曰。止便是不作爲。爲便不是止。曰。止是以心言否。曰。是。又曰。易傳內欲不萌。外物不接。亦即是這止○黃氏巖孫曰。按傳耆家集。濂溪在吾州嘗以姤說示之。其後在零陵又以所改同人說寄之。二說當即所謂易通易說者。今其書獨有乾損益家人睽復無妄蒙艮等說。則諸卦之散逸者多矣。豈不可惜也哉

右周子太極圖并說一篇。通書四十章。世傳舊本遺文九篇。遺事十五條。事狀一篇。熹所集次。皆已校定可繕寫。熹按先生之書。近歲以來。其傳既益廣矣。然皆不能無繆誤。惟長沙建安板本爲庶幾焉。而猶頗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之奧。其可以象告者。莫備於太極之一圖。若通書之言。蓋皆所以發明其蘊。而誠動靜理性命等章爲尤著。程氏之書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乃或并其語而道之。故清逸潘公誌先生之墓。而敘其所著之書。特以作太極圖爲首稱。而後乃以易說易通繫之。其知此矣。按漢上朱震子發言陳摶以太極圖傳种放。放傳穆脩。脩傳先生。徵山胡宏仁仲則以种穆之傳。特先生所學之一師。而非其至者。武當祁寬居之又謂圖象乃先生指畫以語二程。而未嘗有所爲書。此蓋皆未見潘誌而言。若胡氏之說。則又未考乎先生之學之奧。始卒不外乎此圖也。先生易說。久矣不傳於世。向見兩本。皆非是。其一卦說。乃陳忠肅公所著。其一繫辭說。又皆佛老陳腐之談。其甚陋而可笑者。若曰易之冒天下之道也。猶狙公之罔衆狙也。觀此。則其決非先生所爲可知矣。易通。疑即通書。蓋易說既依經以解義。此則通論其大旨而不係於經者也。特不知其去易而爲今名。始於何時爾。然諸本皆附於通書之後。讀者遂誤以爲書之卒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旨。暗而不明。驟而語夫通書者。亦不知其綱領之在是也。長沙本既未及有所是正。而通書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後。輒頗有所移易。又刋去章目。而別以周子曰加之。皆非先生之舊。若理

性命章之類則一去其目而遂不可曉其所附見銘碣詩文視他本則詳矣然亦或不能有以發明於先生之道而徒爲重複故建安本特據潘誌置圖篇端而書之次序名章亦復其舊又即潘誌及蒲左丞孔司封黃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刪去重複參互考訂合爲事狀一篇其大者如蒲碏云屠蘇等見用舊發感厲皆非知先生者之言又載先生稱頌新政及覆數十言恐亦非實以奇自名又云以朝廷躐等剪弊如快刀健斧而潘誌所爲鄭夫人誌乃爲水齧其墓而改葬若此之類皆從潘誌而蒲碏又云慨然欲有所施以見於世又云益思若此之類今皆削去至於道學之微有諸君子所不及知者則又一以程氏及其門人之言爲正以爲先生之書之言之行於此亦略可見矣然後得臨汀楊方本以校而知其舛陋猶有未盡正者如柔却之當作柔亦如之師友一章當爲二章之類又得何君營道詩序及諸嘗遊春陵者之言而知事狀所敘濂溪命名之說有失其本意者何君序見遺事篇內又按廣漢張栻所跋先生手帖之意而邵武鄒夢熹言嘗至其處溪之原委自爲上下保先生故居在下保其地又別自號爲樓田而濂溪先生家譜云濂溪隱居在營道縣榮樂鄉鍾貴里石塘橋西濂蓋溪之舊名先生寓之廬阜以示不忘其本之爲字則疑其出於唐刺史元結七泉之遺俗也今按江州濂溪之西亦有石塘橋見於陳令舉廬山記疑亦先生所寓名云覆校舊編而知筆削之際亦有當錄而誤遺之者如蒲碏自言初見先生于合州相語三日夜退而歎曰世乃有斯人邪而孔文仲亦有祭文序先生洪州時事曰公時甚少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盡傾之語蒲碏又稱其孤風遠操寓懷於塵埃之外常有高

棲遐遁之意。亦足以證其前所謂以奇自見等語之謬又讀張忠定公語。而知所論希夷种穆之傳。亦有未盡其曲折者。按張忠定公嘗從希夷學。而其論公事之有陰陽。頗與圖說意合。竊疑是說之傳。固有端緒。至於先生而後得之於心。而天地萬物之理。鉅細幽明。高下精粗。無所不貫。於是始爲此圖以發其秘耳嘗欲別加是正。以補其闕。而病未能也。茲乃被命假守南康。遂獲嗣守先生之遺教於百有餘年之後。顧德弗類。慙懼已深。瞻仰高山。益切寤歎。因取舊帙。復加更定。而附著其說如此。鋟板學官。以與同志之士共覽觀焉。新安朱熹謹書

五峯胡氏曰。通書四十章。周子之所述也。粤若稽古。孔子述三五之道。立百王繼世之法。孟軻氏闢楊墨。推明孔子之澤。以爲萬世不斬。人謂孟氏功不在禹下。今周子啓程氏兄弟以千古不傳之妙。其功蓋在孔孟之間矣。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此書皆發端以示人者。度越諸子。直與易書詩春秋語孟同流行乎天下。○朱子曰。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慤。且其所論不出乎脩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極之先。文字之外也。○問通書便可以上接語孟。曰。比語孟較分曉精深。結構得密。語孟較說得闊。○周子通書。此近世道學之原也。而其言簡質如此。與世之指天畫地喝風罵雨者氣象不侔。○五峯刻通書。却去了所有篇名。而於每篇首加一周子曰字。有去了本篇名如理性命章者。煞不可理會。蓋厥彰厥微。匪靈弗瑩。是說理。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是說性。自此以下却說命。章內全無此三字。及所加周子曰三字。又却是本所無者。問五峯於通書何故輒以己意加損。曰。他病痛多。○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敘。孔子於斯文興喪。未嘗不推之於天。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與。不繇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情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

莫不洞然畢貫于一。而周公孔子孟子之傳。煥然復明於世○先生之言。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幽探乎陰陽五行之賾。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原。顯微之無間。秦漢以來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則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濂溪先生奮乎百世之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源。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辭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脩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二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濂溪之圖與書。雖其簡古淵源。未易究測。然其大指則不過語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始於家而達之天下。其具則復古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伊尹之志。顏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者。亦豈有以外乎日用之間哉○通書一部。皆是解太極。說這道理自一而一。二而五。如誠無爲。幾善惡德以下。便配著太極陰陽五行。須是子細看○通書太極之旨。更宜虛心熟玩。乃見鄙說一字不可易處。政使濂溪復生。亦必莞爾而笑也○周子之言。稱得輕重極是合宜○近世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著通書。而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始終。豈用意而求之。又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西山眞氏曰。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於天。而未知其爲善也。繼善成性見於繫易。性無不善述於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所以善也。周子因群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闡誠源誠立之指。昔也太極自爲太極。今知吾身自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爲乾元。今知吾心即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復明者。周子之功也○黃氏瑞節曰。周子二書。眞所謂吐辭爲經者。朱子之解是書也。亦如解經然。蓋朱子之追事周子也。猶周子之追事吾孔孟也。無一字不服膺焉耳。嘗徧求其易說而不可得。僅令門人度正訪周子之友傅耆之子孫。求所寄姤說同人說。亦已不可見矣。世之相去百有餘年。而其書散逸難合如此哉。或謂無極二字出於老列。或謂圖得之穆脩。或謂當時指畫以示二程而未嘗有所爲書。或謂二程言論文字至多。未嘗一及無極字。疑非周子所爲。或謂周子陸詵婿也。

說見司馬温公涑水記聞。一篇實長厚人也。安知無所傳授。或謂周子與胡文定公同師鶴林寺僧壽涯。是皆强求其所自出。而於二書未知深信者。朱子一言以斷之曰。不由師傳。默契道體。於是周子上承孔孟之說。遂定。而二書與語孟並行矣

通書後録

先生名張宗範之亭曰養心。而爲之說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爾。蓋寡爲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亦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惑知命而耳順矣

朱子曰。周子恐人以寡欲爲便了。故言不止於寡欲而已。必至於無而後可耳。然無底工夫則由於能寡欲。無欲則是合不當如此者。如私欲之類。若是飢而欲食。渴而欲飲。則此欲亦豈能無。但亦是合當如此者

荀子曰。養心莫善於誠。先生曰。既誠矣。心安用養耶

朱子曰。誠。實也。到底皆實。無夾雜。亦無虛僞。決定恁地。又何用養耶

明道先生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明道先生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明道先生曰。吾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茂叔。則自謂已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復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伊川程先生見康節邵先生。伊川指食桌而問曰。此桌安在何處。康節爲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唯見周茂叔論至此

此康節之子伯温所記。但云極論。而不言其所謂云何。今按康節之書有曰。天何依。曰。依乎地。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竊恐當時康節所論。與伊川所聞於周先生者。亦當如此。因附見之云

太史黃公庭堅曰。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延平先生每誦此言。以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明道先生識其子端慤之壙曰。夫動靜者陰陽之本。況五

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雜糅者衆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

此一節全用太極圖及通書中意故以附之後三節放此

明道先生銘其友李仲通之墓曰二氣交運兮五行順施剛柔雜糅兮萬生之類兮偏駁其宜有鍾粹美兮會元之期聖雖學作兮所貴者資便儇佼黠兮去道遠而

伊川先生作顏子所好何學論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粹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則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

黃氏瑞節曰此論乃程夫子十八歲所作

程先生曰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復其初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

西銘

朱子曰橫渠姓張名載字子厚秦人也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爲關中士子宗師嘗於學堂雙牖左書砭愚右書訂頑伊川先生曰是啓爭端改曰東銘西銘二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判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復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心失於毫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功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語哉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

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朱子曰。須子細看他說理一而分殊。而今道天地不是父母。父母不是天地。理一而分殊。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裏便徹上徹下。都即是一箇氣。都透過了。○自一家言之。父母是一家之父母。自天下之父母。○西銘自首至末。皆是理一分殊。乾父坤母。固是一理。分而言之。便見乾坤自乾坤。母自父母。惟稱字便見異也。○乾稱父。坤稱母。爾聲言一稱字。○混然中處。言混合無間。蓋此身便是從天地來。○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爲父母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既同一父母之所以爲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爲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眞實如此。所以其所爲。以至於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非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意之也。今若必謂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爲宏闊廣大之言。以形容仁體。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小己之私。却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於此。却初不見義理。只見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有也。○某所論西銘之意。正爲長者以橫渠之言。不當謂乾坤實爲父母。而以膠固斥之。故竊疑之。以爲若如長者之意。則是人物實無所資於天地。恐有所未安爾。今來誨猶以橫渠只是假借之言。而未察父母之與乾坤。雖其分之有殊。而初未嘗有二體。但其分之殊。則又不得不辨也。○西山眞氏曰。西銘推事親之心以

事天。蓋父母生我者也。而所以生之者。天地也。天賦以氣。地賦以形。父母固我之父母也。天地亦我之父母也。朱子曰。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天地者。人與物已與人皆共以爲父母者也。父母之生我也。四肢百骸。無一不全。必能全其身之形。然後爲不忝於父母。天地之生我也。五常百善。無一不備。必能全其性之理。然後爲不負於天地。故仁人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又西銘之妙指。不可以不知也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爲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爲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朱子曰。西銘大要在天地其性兩句上。塞是說氣。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而

塞乎天地之間。卽用這箇塞字。張子此篇。大抵皆古人說話集來。○塞只是氣。吾之體卽天地之氣。帥是主宰。乃天地之常理也。吾之性卽天地之理。○問天地之塞。如何是塞。曰。塞與帥字皆張子用字妙處。塞。乃孟子氣體之充者。有一毫不滿之處。則非塞矣。帥。乃志氣之帥。而有主宰之意。此西銘借用孟子論浩然之氣處。若不是此二句爲之關紐。則下文言同胞。言兄弟等句。在他人中物。皆與我初何干涉。其謂之相爲貫通。故上說父母。下說兄弟。皆是其血脉過度處。西銘解塞帥二字。只注可也。○問天地之帥吾其性。先生解以乾健坤順。爲天地之志。天地安得有志。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天地之情可見。安得謂天地無心。情乎。或問福善禍淫。天之志否。曰。程先生說天地以生物爲心最好。此乃是無心之心也。○天地之塞。似亦著擴充字未得。但謂充滿乎天地之間。莫非此氣。而吾所得以爲形骸者。皆天地之帥。則天地之心。而理在其中也。○上面乾稱父至混然中處。

是頭。下面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便是箇項。下面便撒開說許多。大君吾父母宗子云云。盡是從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說來。到得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這志便只是那天地之帥吾其性底志。爲人子便要述得父之事。而繼得父之志。如此方是事親。如事天。便要述得天之事。繼得天之志。方是事天。若是違了此道理。便是天之悖德之子。若害了這仁。便是天之賊子。若是濟惡不悛。便是天之不才之子。若能踐形。便是克肖之子。這意思血脉。都是從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說。緊要都是這兩句。若不是此兩句。則天自是天。我自是我。有何干涉。或問此兩句便是理一處否。曰然。○問近見一士人云。聞之先生。吾其體吾其性。其字有我去承當之意。今考經中初無是說。曰。承當之說不記有無此語。然實下承當字不得。然當時只是說得稟受之意。渠記得不子細也。○問天地之塞吾其體。塞者。日月之往來。寒暑之迭更。與夫星辰之運行。山川之融結。又五行質之所具。氣之所行。無非塞乎天地者。曰。塞字意得之。○且逐日自把身心來體察。便見得吾身便是天地之性。吾性便是天地之帥。○問先生解西銘天地之塞。作窒塞之塞如何。曰。後來又改了。只作充塞。橫渠不妄下字。各有來處。○向要到雲谷。自下上山。半塗大雨。通身皆濕。得到地頭。因思著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時季通及某人同在那裏。某因各人解此兩句。自亦作兩句解。後來看也自說得著。所以迤邐便作西銘等解。○北溪陳氏曰。性只是理。人之生不成只空得箇理。須有箇形骸。方載得此理。其實理不外乎氣。得天地之氣成這形。得天地之理成這性。所以橫渠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塞字只是就孟子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句掇一字來說氣。帥字只是就孟子志氣之帥句掇一字來說理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爲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爲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

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爲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如下文之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逐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朱子曰通是一氣初無間隔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萬物雖皆天地所生而人獨得天地之正氣故人爲最靈故民吾同胞物則亦我之儕輩孟子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等差自然如此大抵即事親若以明事天○問西銘理一分殊莫是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之意否曰民物固是分殊須是就民物中又各知得分殊不是伊川說破也難理會然看久自覺裏面有分別○問物吾與之與否曰然○西山眞氏曰凡生於天壤之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者吾之同類物則異矣是之謂分殊以其理一故仁愛之施無不偏以其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故黃巖孫曰程子云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得有也人只爲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

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
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
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爲宗子之家相
輔佐大君綱紀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爲宗子之家相

朱子曰西銘狀仁之體元自昭著以昧者不見故假父母宗子家相等名以曉譬之初未嘗謂與乾坤都無干涉而姑爲是言以形容之也○人皆天地之子而大君乃其適長子所謂宗子有君道者也故曰大君者乃吾父母之宗子爾非如所謂既爲父母又降而爲子也問宗子如何是適長子曰此正以繼禰之宗之非父母之適長子而何

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
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
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
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
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非
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朱子曰許多人物生於天地之間同此一氣同此一性便是吾兄弟小等級之不同便是親疎遠近之分○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君子之爲政且要主張這一等人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
愛親之純也

朱子曰。西銘首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之意。固極宏大。然其所論事天功夫。則自于時保之以下方極親切。○問西銘自乾稱父坤稱母。至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處。是仁之體。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曰。若言同胞吾與了。便說著博施濟衆却不是。所以只教人做工夫處。只在敬與恐懼。故曰于時保之子之翼也。能常敬而恐懼。則這箇道理自在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絶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問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其旨如何。朱子曰。聖人之於天地。如孝子之於父母。化者天地之用。一過而無迹者也。神者天地之心。常存而不測者也。窮之。則述父事也。而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

朱子曰。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慊也。○西山眞氏曰。天之予我以是理也。莫非至善。而我悖之。即天之不才子也。具人之形而能盡人之理。即天之克肖子也

萬物育焉。亦此之謂歟。○如知得恁地便死。知得恁地便消。知得恁地便長。此皆是繼天之志。隨他恁地進退消長盈虛。與時偕行。小而言之。飢食渴飲。出作入息。大而言之。君臣便有義。父子便有仁。此都是述天地之事。化底是理。故喚做天地之志。這箇無形無迹。那化底却又都見得。○陳氏曰。非見聞之知。如知化育之知。乃默契之謂耳

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怍。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遏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潁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夭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矣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況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況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問自惡肯酒。至勇於從令。此六聖賢事可見理一分殊乎。朱子曰。惡肯酒。育英才。是事天。顧養及錫類。則是事親。每一句皆存兩義。推類可見。○問潁封人之錫類。申生其恭。二子皆不能無失處。豈能盡得孝道。

曰。西銘本不是說事天。但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耳。二子就此處論之。誠是如此。蓋事親却未免有正不正。處若天道純然。則無正不正之處。只是推此心以奉事之耳。○問西銘無所逃而待烹。申生未盡此道。何故取之。曰。天不到得似獻公也。人有妄天則無妄。若教自家死。便是理合如此。只得聽受之耳

○問申生之不去。伯奇之自沈。皆陷父於惡。非中道也。而取之與舜曾同。何也。曰。舜之底豫。贊化育也。故曰。功申生待烹。順受而已。故曰恭。曾子歸全。全其所以與我者。終身之仁也。伯奇順令。順其所以使我者一事之仁也。伯奇尹吉甫之子。其事不知據何書爲實。自沈恐未可盡信。然彼所事者人也。人則有妄。故有陷父之失。此所事者天也。天豈有妄。而又何陷邪。西銘大率借彼以明此。不可著迹論也。○黃巖孫曰。復霜操。伯奇所作也。吉甫聽後妻之言逐之。伯奇編水荷而衣。採梓花而食。清朝復霜。自傷無罪見逐。乃援琴而歌。曲終投河而死。家語曰。曾參遣妻。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伯奇乃亡走山林。說苑王事後母至孝。而後母譖之。伯奇事後母與此正同。必有一誤。○又按程子遺書問

舜與曾子之孝優劣如何曰家語載耘瓜事雖不可信却有此義理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不知人事良久而蘇欣然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乃退援琴而歌使知體康孔子聞而怒曾子至孝如此亦有這些失處若是舜百事事父母只殺他不得又問如申生待烹之事如何曰此只是恭若舜須逃之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爲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朱子曰敬天當如敬親戰戰兢兢無所不至愛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頓得好今我富貴崇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頓得不好今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勞而不怨○西山眞氏曰禍福吉凶之來當順受其正天之福澤我者非私我也予之以爲善之資乃所以厚其責譬之事親則父母愛之喜而不忘也天之憂戚我者非厄我也將以拂亂其心志而增其所不能譬之事親則父母惡之懼而不怨也即此推之親即天也天即親也其所以事之者豈容有二哉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問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朱子曰。二句所論甚當。舊說誤矣。然以上句富貴貧賤之語例之。則亦不可太相連說。今改云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夭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似得張子之本意。○黃巖孫曰。其事親也兩也字。今作者字。所謂夭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者。今作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

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爲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爲父。以坤爲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敝。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於爲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也。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爲理一。而必默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

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
幸相與折衷焉

熹既爲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先生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二書之說。先生蓋亦未之許也。然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屨。足不可以納冠。蓋即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同。各有歸趣。尤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與。因復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說誠有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乾道壬辰孟冬朔旦。熹謹書

龜山楊氏上程子書曰。竊謂道之不明。知者過之。愚之書。其幾於過乎。昔之問仁於孔子者多矣。雖顏子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不過求仁之方耳。至於仁之體未嘗言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言仁之最親。無如此者。然亦體用兩言之。未聞如西銘之說也。孔孟豈有隱哉。蓋不敢過之。以起後學之弊也。且墨氏之兼愛。固仁者之事也。其流遂至於無父。豈墨氏之罪哉。孟子力攻之。必歸罪於墨子者。正謂此耳。西銘發明聖人之微意。至深。然而言體而不及用。恐其

流遂至於兼愛則後世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免歸罪於橫渠也時竊妄意此書蓋西人共守而謹行之者欲得先生一言推明其用與西銘並行庶乎體用兼明使學者免於流蕩也橫渠之學造極天人之蘊非後學所能窺測然所疑如此故輒言之先生以謂如何程子曰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才一觀便爲人借去俟更子細西銘之論則未然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先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敝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正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龜山第二書曰辱示西銘微旨伏讀竟日曉然具悉如侍几席親訓誨也時昔從明道即授以西銘使讀之尋繹累日乃若有得於是始知爲學之大方固將終身佩服豈敢妄疑其失比同於墨氏前書所論西銘之書以民爲同胞長其長幼其幼以鰥寡孤獨爲兄弟之無告蓋所謂明理一也然其辭無親親之殺非明者嘿識於言意之表烏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故竊恐其流遂至兼愛非謂西銘之書爲兼愛而發與墨氏同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爲而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謂推之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則無事乎推矣無事乎推者理一故也理一而分殊故聖人稱物平施茲所以爲仁之至義之盡也歟何謂稱物遠近親疎各當其分所謂稱也何謂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時昔者竊意西銘之書有平施之心無稱物之義故曰言體而不及用蓋指仁義爲說也故仁之過其敝無分無分則妨義義之過其流自私自私則害仁害仁則楊氏之爲我也妨義則墨氏之兼愛也二者其失雖殊其得罪於聖人則均矣西銘之旨隱奧難知固前聖所未發也前書所論竊謂過之者疑其辭有未達耳今得先生開諭丁寧傳之學者自當釋然無惑也○延平李氏答朱子書曰來諭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一箇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用相循

初無間斷。此說推廣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乎禽獸者。以是而已。若犬之性。牛之性。則不得而與焉。若如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則一。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生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即禽獸之體亦自如此。若以爲此理惟人獨得之。即恐推測體認處未精。於他處便見差也。又云須體認到此純一不雜處。方見渾然與物同體。氣象一段。語却無病。又云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便是義。以下數句莫不由此。而仁一以貫之。蓋五常百行。無往而非仁也。此說大槩是然。細推之。却似不曾體認得伊川所謂理一而分殊。龜山云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之意。蓋全在知字上用著力。謝上蔡語錄云不仁便是死漢。不識痛癢了。仁字只是有知覺了了之體段。若於此不下工夫令透徹。即何因見得本源毫髮之分殊哉。若於此不了了。即體用不能兼舉矣。此正是本源體用兼舉處。人道之立。正在於此。仁之一字。正如四德之元。而仁義兩字。正如立天道之陰陽。立地道之柔剛。皆包攝在此二字爾。○朱子問昨謂仁之一字乃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乎禽獸者。先生不以爲然。某因以先生之言思之而得其說。竊謂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人與禽獸草木之生。莫不各具此理。其一體之中。即無絲毫欠剩。其一氣之運。亦無頃刻停息。所謂仁也。延平李氏曰。有有血氣者。有無血氣者。更體究此仁處。又問氣有清濁。故稟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存之。而見其爲仁。物得其偏。故雖具此理而不自知。而無以見其爲仁。然則仁之爲仁。人與物不得不同。知仁之爲仁而存之。人與物不得不異。故伊川夫子既言理一分殊。而龜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說。而先生以爲全在知字上用著力。恐亦是此意否。曰。大槩得之。又問詳伊川之語推測之。竊謂理一而分殊。此一句言理之本然。故盡在性分之內。本體未發時看。曰。須是兼本體已發未發時看。合內外爲可。又問合而言之。則莫非此理。然其中無一物之不該。便自有許多差別。雖散殊錯揉。不可名狀。而纖毫之間。同異畢顯。所以理一而分殊也。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此二句乃是於發用處該攝本體而言。因此端緒而下工夫以推尋之處也。大抵

仁者正是天理流動之機。以其包容和粹涵育融漾不可名貌。故特謂之仁。其中自然文理密察各有定體處便是義。只此二字。包括人道已盡。義固不能出乎仁之外。仁亦不離乎義之內也。然則理一而分殊者。乃是本然之仁義。前此一段甚密爲得之。加以涵養何患不見道也。○或問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朱子曰。仁只是流出來底便是仁。各自成一箇物事底便是義。仁只是發出來底。義是合當做處。仁只是流出來有截然不可亂處便是義。且如愛親戚。愛鄉里。愛宗族。推而大之以至於天下國家。推而愛之中。便有許多等差。且如只是這一箇愛流出來。而愛之中。便有許多等差。且如敬。只是這一箇敬。便有許多合當敬底。如敬長敬賢便有許多分別。○問寬知其分殊所以爲義。仁便是體。義便是用否。曰。仁所以爲仁。只是流出來底義是合當做底。如水流動處是仁。流爲江河。匯爲池沼便是義。如惻隱之心便是仁。愛父母。愛兄弟。愛鄉黨。愛朋友。自有許多等差便是義。且如敬。只是這一箇敬。到敬君敬長。敬賢便有許多般樣。禮也是如此。如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這箇便是禮。其或七或五之不同。便是義。禮是理之節文。義便是事之所宜。處呂與叔說天命之謂性。自王公至皂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之敢爭。自是天性合如此。且如一堂有十房父子。到得父各慈其子。子各孝其父。而人不嫌者。自是合如此也。其慈其孝這便是仁。各子其子。這便是義。這箇物事分不得。流出來便是仁。仁打一動。義禮智便隨在這裏了。不是要仁使時。義却留在後面少間放出來使。其實只是一箇道理。論著界分。便有許多分別。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

西銘總論

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於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問訂頑意極完備乃仁之體此篇只發明萬物爲一之意如何見得仁體北溪陳氏曰非指與萬物爲一處爲仁之體也又問仁之體乃言天理流行無間此下云實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此理渾然無間實有諸己後日用酬酢無往而非此理更有何事更何用窮高極遠

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養此心久則可奪舊習

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朱子曰明道學者須先識仁一段說話極好只是說得太廣學者難入○北溪陳氏曰明道此一段說話乃地位高者之事學者取此甚遠在學者工夫只從克己復禮入爲最要此工夫徹上徹下無所不宜問物字是人物是事物曰仁者與物同體只是言其理之一爾人物與事物非判然絕異事物只自人物而出凡己與人物接方有許多事物出來若於己獨立時初無甚多事此物字皆可以包言所謂訂頑備言此體者亦只是言其理之一爾○延平李氏答朱子曰所云見語錄中有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一句即認得西銘意旨所見路脉甚正宜以是推廣求之然要見一視同仁氣象却不難須是理會分殊雖毫髮不可失方是儒者氣象

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乎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外立得箇意思便能道中庸矣

問游氏讀西銘曰此中庸之理也是言人物體性之所自來否北溪陳氏曰不止是言體性之所自來須兼事天節目言之皆是日用切己之實無過無不及所以謂中庸之理也○西山眞氏曰昔游先生見西銘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明道先生稱其能求之語言之外近世學者或未諭其旨愚謂中庸綱領在性道教三言而終篇之義無非教人以全天命之性西銘綱領亦只在其體其性之二言而終篇反復推明亦欲人不失乾父坤母之所賦予者爲天地克肖之子而已故游先生以爲即中庸之理也

豈不
信哉

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道元未到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

或問伊川謂西銘原道之宗祖如何朱子曰西銘更從上面說來原道言率性之謂道西銘連天命之謂性說了○問原道上數句如何曰首句極不是定名虛位却不妨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故曰虛位大要未說到上頭故伊川言西銘原道之宗祖○韓子於道見其大體規模極分明但未能究其所從來而體察操履處皆不細密其排佛老亦據其所見而言之耳程先生說西銘乃原道宗祖此言可以推其深淺也○韓退之却見得又較活亦只是見得第二層上面一層却不曾見得大槩諸子之病皆是

問西銘如何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兩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如此都只是見得下面一層源頭處都不曉所以伊川說西銘是原道之宗祖蓋謂此也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

朱子曰西銘要句句見理說理一分殊因人疑後方說此一箇理一分殊一句○西銘通體是一箇理一分殊只先看乾稱父三字一篇中錯綜此意○問西銘一分殊處却未見曰有父有母有宗子家相此見之言分殊也○問看西銘覺得句句是理一分殊曰合

下便有一箇理一分殊從頭至尾又有一箇理一分殊是逐句恁地又曰合下一箇理一分殊截作兩截只是一箇天人又問他說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如此則是三箇曰混然中處則便是一箇許多物事都在我身中更那裏去討一箇乾坤○問西銘理一而分殊曰今人只說得中間五六句理一而分殊據某看時乾稱父坤稱母直至存吾順事没吾寧也句句皆是理一分殊喚做乾稱坤稱便是分殊如云知化則善述其事是我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是我繼其志又如存吾順事没吾寧也以自家父母言之生當順事之死當安寧之以天地言之生能順事而無所違拂死則安寧也此皆是分殊處逐句渾淪看便見理一當中橫截斷看便見分殊因問如先生復論云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看此二句足以包括西銘之統體可見得理一分殊處分曉曰然○西銘一篇始末皆是理一分殊以乾爲父坤爲母便是理一而分殊予茲藐焉混然中處便是分殊而理一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分殊而理一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理一而分殊逐句推之莫不皆然某於篇末

亦嘗發此意乾父坤母皆是以天地之大諭一家之小乾坤是天地之大父母是一家之小大君大臣是大宗子家相是小類皆如此推之舊嘗看此寫作旁通圖子分爲二截上下推布亦甚分明○西銘大綱是理一而分自爾殊然有二說自天地言之其中固自有分別自萬殊觀之其中又自有分別不可認是一理了只衮做一看這裏各自有等級差別且如人之一家自有等級之別所以乾則稱父坤則稱母不可棄了自家父母却把乾坤做自家父母看且如民吾同胞與自家兄弟同胞又自別龜山疑其兼愛想亦未深曉西銘之意○問西銘理一而分殊若大君宗子大臣家相與民物等皆是分殊處否曰也是如此但這有兩種看這是一直看下更須橫截看若只恁地看怕浅了且如乾稱父坤稱母道是父母固是天氣而地質然與自家父母自是有箇親疎從這處便理一分殊了等而下之以至爲大君爲宗子爲大臣爲家相其理則一其分未嘗不殊民吾同胞同胞裏面便有理一分殊底意物吾與也吾與裏面也有理一分殊底意無不如此看見伊川說這意較多龜山便正是疑同胞吾與爲近於墨氏之兼愛不知他

同胞吾與裏面。便自分箇理一分殊了。如公所說恁地分別分殊。殊得也不多。這處若不細分別。直是與墨氏兼愛一般。○問西銘句句是理一分殊。亦只是事天事親分否。曰是。乾稱父坤稱母。只下稱字便別。這箇有直說底意思。有橫說底意思。理一而分殊。龜山說得又別。他只是以民吾同胞。物吾與。及長長幼幼爲理一分殊。曰。龜山是直說底意思否。曰是。然龜山只說得頭一小截。伊川意則闊大。統一篇言之。曰。何謂橫說底意思。曰。乾稱父坤稱母。便是這箇。不是即那事親底便是事天底。曰。橫渠只是借那事親底來形容那事天底做箇樣子否。曰是。○西銘之書。橫渠先生所以示人至爲深切。而伊川先生又以理一而分殊者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蓋乾之爲父。坤之爲母。所謂理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則其分不得而不殊矣。故以民爲同胞。物爲吾與也。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謂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眞以爲吾之同胞。謂之物。則非眞以爲吾之同類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謂分殊者也。又況其曰同胞。曰吾與。曰宗子。曰家相。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顛連而無告。則於其中間又有如是等差之殊哉。但其所謂理一者。貫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耳。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而二夫子始發明之。○問謝艮齋說西銘理一分殊。在上之人當理會理一。在下之人當理會分殊。如此是分西銘做兩節了。艮齋看得西銘錯。曰然。

橫渠之言不能無失。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管窺天。固是見北斗。別處雖不得見。不可謂不是也

或問橫渠清虛一大之說。又要兼清濁虛實。朱子曰。渠初云清虛一大。爲伊川詰難。乃云清兼濁。虛兼實。一兼二。大兼小。渠本要說形而上。反成形而下。最是於此處不分明。如叁兩云。以叁爲陽。兩爲陰。陽有太極。陰無太極。他要強索精思。必得於己。而其差如此。又問橫渠云太虛即氣。乃是指理爲虛。似非形而下。曰。縱指理爲虛。亦如何夾氣作一處。問西銘所見又的當。何故却於此差。曰。伊川云譬如以管窺天。四旁雖不見。而其見處甚分明。渠他處見錯。獨於西銘見得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弘之道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和靖尹氏曰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道夫問尹彦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如何朱子曰也是教他自就切己處思量自看平時箇是不是未便把那書與之讀耳又問如此則末後以此二書併授之還是以尹子已得此意還是以二書互相發故曰他好把西銘與學者讀也是教他知天地間有箇道理恁地開闊○尹和靖從伊川半年後方得見西銘大學不知那半年是在做甚麼想見只是且教他聽說話曾光祖云也是初入其門未知次第驟時與他看未得曰豈不是如此

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爲人自小了若能自處以天地之心爲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顔子克己便是能盡此道

龜山楊氏曰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爲文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樣

西銘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朱子曰西銘前一段如人下基後一段如人下基

勉齋黃氏曰嘗記師說西銘自乾稱處以下至顚連無告如基局子之翼也以下如人下基未曉其意後因思之方知其然乾父坤母至混然中處此四句是網領言天地人之父母天地之子也天地之塞帥爲吾之體性言吾所以爲天地之子之實民吾同胞至顚連無告言民物並生天地之間則皆天地之子而吾之兄弟黨與特有差等之殊吾既爲天地之子則必當全吾體養吾性愛敬吾兄弟黨與然後可以

爲孝子。不然。則謂之悖逆之子。于時保之。以下。卽言人子盡孝之道。以明人之所以事天之道。所以全吾體。養吾性。愛敬吾兄弟。黨與之道。盡於此矣

西銘一篇首三句。似人破義題。天地之帥之塞兩句。恰似做原題。乃一篇緊要處。民吾同胞至顚連而無告者也。乃統論如此。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

西銘有箇直脚下底道理。又有箇橫截斷底道理

勉齋黃氏曰。竊意當時語意。似謂每句直下而觀之。事天事親之理皆在焉。全篇中斷而觀之。則上專是事天。下專是事親。各有攸屬

問西銘仁孝之理。曰。他不是說孝。是將這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

朱子曰。道理只是一箇道理。中間句句段段只說事親事天。○問西銘只是言仁孝。繼志述事。曰。是以父母比乾坤。主意不是說孝。只是以人所易見者明其所難曉耳。○因事親之說。曰。句句事天。如匪懈無忝。是事親出來。下面一句事親。一句事天。下面說事親。兼常變而不愧屋漏。存心養性。是事天。下面說事親。兼常變而言。如曾子是常。舜伯奇之徒。皆是變。此在人事言者如此。天道則不然。直是順之。無有不合者。○徐子融曰。先生曰事親是事天底樣子。只此一句說盡西銘之意矣

西銘之書。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爲充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專爲始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

橫渠之意。直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間。隨大隨小。此理

未嘗不同耳。其言則固爲學者而設。若大賢以上。又豈須說耶。伊川嘗言。若是聖人。則乾坤二卦亦不消得。正謂此也

所論西銘。名虛而理實。此語甚善。名雖假借。然其理則未嘗有少異也。若本無此理。則又如之何而可强假耶

橫渠西銘。初看有許多節。卻似狹。充其量是甚麽樣大。合下便有箇乾健坤順意思。自家身己便如此。形體便是這箇物事。同胞是如此。吾與是如此。主腦便是如此。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又是做工夫處。後面節節如此。千時保之。子之翼也。

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其品節次第又如此。橫渠說這般話體用兼備。豈似他人只說得一邊。問自其節目言之便是各正性命。充其量而言之便是流行不息。曰然。可將一件文字與衆人共理會。夔孫請所看文字。曰且將西銘看。及看畢。夔孫依先生所解說過。先生曰。而今解得分曉了便易看

南軒張氏曰。西銘謂以乾爲父。坤爲母。有生之類無不皆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是則然矣。然即其理一之中。乾則爲父。坤則爲母。民則爲同胞。物則爲吾與。若

此之類分固未嘗不具焉龜山所謂用未嘗離體者蓋有見於此也似更須說破耳

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唯患夫勝私之流也故推明理之一以示人理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敝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須也學者存此意涵泳體察求仁之要也

天地位而萬物散殊其親疎皆有一定之勢然不知理一則私意將勝而其流敝將至於不相管攝而害夫仁故西銘因其分之立而明其理之本一所謂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雖推其理之一而其分森然者自不可亂義蓋所以存也大抵儒者之道爲仁之至義之盡者仁立則義存義精而後仁之體爲無敝也

如以民爲同胞謂尊高年爲老其老慈孤弱爲幼其幼是推其理一而其分殊固自在也故曰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若龜山以無事乎推爲理一且引聖人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爲說恐未知西銘推理一之指也

雙峯饒氏曰西銘一書規模宏大而條理精密有非片言之所能盡然其大指不過中分爲兩節前一節明人爲

天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何謂人爲天地之子。蓋人受天地之氣以生而有是性。猶子受父母之氣以生而有是身。父母之氣。即天地之氣也。分而言之。人各一父母也。合而言之。舉天下同一父母也。人知父母之爲父母。而不知天地之爲大父母。故以人而視天地。常漠然與己如不相關。人於天地既漠然如不相關。則其所存所發。宜乎無適而非己私。而欲其順天理遏人欲。以全天地賦予之本然。亦難矣。此西銘之作。所以首因人之良知而推廣之。言天以至健而始萬物。則父之道也。地以至順而成萬物。則母之道也。吾以藐然之身生於其間。稟天地之氣以爲形。而懷天地之理以爲性。豈非子之道乎。其下繼之以民吾同胞。物吾黨與。而同胞之中。復推其大君者爲宗子。大臣者爲宗子之家相。高年者爲兄。孤弱者爲弟。聖者爲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賢者爲兄弟之秀出乎等夷。疲癃殘疾惸獨鰥寡者。爲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則皆所以著夫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雖有貴賤貧富長幼賢愚之不齊。而均之爲天地之子也。知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均之爲天地之子。則天地爲吾之父母也。豈不昭昭矣乎。故曰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何謂人事

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蓋子受父母之氣以生。則子之身。即父母之身。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則人之性。亦即天地之性。子之身即父母之身。故事親者不可不知所以保愛其身。人之性即天地之性。則事天者亦豈可不知所以保養其性耶。此西銘之作。所以既明人爲天地之子。而復因事親之孝。以明事天之道也。樂天者。不思不勉而順行乎此性。猶人子愛親之純而能愛其身者也。畏天者。戰戰兢兢以保持乎此性。猶人子敬親之至而能敬其身者也。若夫徇私以違乎理。縱欲以害其仁。無能改於氣稟之惡而復增益之。則是反此性而爲天地悖德賊親不才之子矣。盡此性而能踐其形者。其惟天地克肖之子乎。窮神知化。樂天踐形者之事也。以此脩身。性而不愧屋漏。畏天以求踐乎形者之事也。以此養則爲顧養。以此及人。則爲錫類。以此處常而盡其道則爲底豫。爲歸全。以此處變而不失其道則爲待烹。爲順令。愛惡逆順。處之若一。生順死安。兩無所憾。事親而至於是。則可以爲孝子。事天而至於是。豈不可以爲仁人乎。故曰後一節言人之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此篇之指。大略如此。朱夫子所謂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亦此意也。嗚呼。繼志述

事。孝子之所以事親也。存心養性。君子之所以事天也。事親事天雖若兩事。然事親者。即所以爲事天之推。而善事天者。乃所以爲善事其親者也。」

臨川吳氏曰。天地者。吾之父母也。父母者。吾之天地也。天即父。父即天。地即母。母即地。人事天地當如事父母。子事父母當如事天地。保者持守此理而不敢違。賢人也。樂者。從容順理而自然中。聖人也。蓋一是理。即天地之理。而天地即吾之父母也。持守而不敢違。吾父母之理。非子之翼敬者乎。從容而自然順。吾父母之理。非孝之極純者乎。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天理者。父母所以與我者也。而乃違之。是不愛其親也。賊仁者。父母所以與我之心德也。而乃害之。是戕其親也。世濟其惡。增其惡名。則是父母之不才子矣。若能踐其所以得五行秀爲萬物靈者之形。則是與天地相似而克肖乎父母矣。知者。聖人踐形惟肖。有以默契乎是理。非但聞見之知也。化。則天地化育之事。則吾亦能爲天地之事。是善述吾父母所爲之事矣。窮者。聖人窮理盡性。有以究極乎是理。而知之無不盡也。神。則天地神妙之心。維天之命。至誠無息。於穆不已者。窮得天地神

妙之心則吾亦能心天地之心是善繼吾父母所存之志矣此造聖之終事踐形惟肖者之盛德所謂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不愧屋漏者己私克盡心自然存性得其養雖於屋漏之奥尚無愧怍之事矣其無愧於天則是無忝辱所生之父母也存心養性者用力克己惕然惟恐有愧於天操而不舍其主於身之心順而不害其具於心之理存心養性所以事天矣其不怠於存養此天理則是不懈怠於事父母也此作聖之始事學踐形惟肖者之工夫所謂于時保之子之翼也然知化者必能窮神窮神然後能知化不愧屋漏者必能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然後能不愧屋漏善述事者必能繼志善繼志者然後能述事無忝者必能匪懈匪懈然後能無忝。存心養性然後有以不愧屋漏不愧屋漏然後可以至於窮神窮神然後有以知化匪懈然後有以無忝無忝然後可以至於善繼志善繼志者然後可以善述事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